

題門人稿

題金孟章制義

題尹子重四書制義

題商爾錫瑞蓮亭稿

人物志新刻引

館課

無垢先生論語頌唱和引

春秋義小引

箴箴稿引

湯君制義引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大中丞常公奏議跋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證修社會語跋

書聶氏譜

書周子九解後

書普度庵放生池卷

書王世韜卷

李將軍贈言引

贊

大家宰吳公像贊

趙端肅公像贊

馮尚齋先師像贊

有跋

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南洲先生像贊

題查山人像

顧朗武像贊

劉理齋像贊

錢慕蘭像贊

于思翁像贊

錢生自寫像贊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紫栢和尚像贊

有跋

湛然禪師像贊二首

自贊

尹子重像贊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荔枝銘

有序

琴銘

為幼美兄作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三首

有序

啓

上沈相公

上許相公二首

再上沈相公

上朱相公

山陰公請朱相公

上林宗師

回陸同年

賀劉景孟公

答諸通家

代

答李湘州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

答各縣謝撰述

答各府謝撰述

答撫按謝撰述

與張景江二首

回賀正

新正答某將軍

答某令君

答某學憲

答劉鄰滄

答程蕭山

答林蕭山

答劉諸暨二首

與李總戎爲侄孫納聘

答劉叅戎

答何節推

答曠令

答劉氏聘

復顧冲菴總督

同官迎朱相公

同門上孫柏潭老師

謝先人恤典

爲先人請諡與其儀部

復某侍御

復趙用吾開府

答劉景孟方伯

謝惠箒

謝李公子

答某方伯

答某藩司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歐菴集卷之十四

真如齋校梓

題跋

題周雙溪元生遺訓卷

海門先生之父也

萬曆己亥春二月望齡訪海門先生於剡相與泛舟曹娥江出示此卷余時初邁衰疾讀之增愴自念先人手澤尚新而實墜不少重復愧恨海門子有從兄曰剡山嘗聞道龍谿先生之門精心密行有三絕之號海門子最初發心資其鞭策予因海

門子知剡山又因是紙聞雙溪先生之訓蓋周氏之多賢而以道學傳世久矣士生此世欲與聞大道非其父兄師友熏耳漬目之言其不以爲迂妄而咲者蓋鮮然則天之成大賢真不偶也

歲甲辰予復以告還明年正月再從先生遊途涉海謁補陀大士遊益奇矣旣返明州復覩此蹟讀舊題如昨夢俯仰已七換歲籥矣扁舟孤篋遠涉海外是券如天球赤刀爲周太寶者相隨櫝中將無有光恠海神出而予之耶蓋先生之不忘先訓篤於追遠如此已亥書謝山人開美所代予字雖奇醜然於先生命不冝以僞應遂請更之併綴此語

題李祠部祖德冊

見利而爭競血之蠅亦有卒者讓之以名如蠅舍血而集於腥趨利而嗜枯朽所魅廼有俠夫藐之以氣如叱吒鬼是亦爲畏醉利而醒如醒不已又有蕪士固之以理如病戒飲知酒爲美有烈丈夫行德無厭揮金近俠遠利近廉頌義近名都非所

飲如江河潤如飲食甜功濟萬有而已焉貪維旌
義公志邁天下三者難名示同三者公來自都像
致其蕪黃金布塗地涌雲敷公在於行臨流悼傷
驪石如羊涉者以梁公云何喜饑糧僵起齒歸疾
比我公社矣公云何怒萑苻弗路撫戈顛赴旣馳
旣驚公胡弗怡有頓莫持有難莫夷我躬之瘡公
沒於地溪濤夜沸厥功之毀昭與偕瘁嗚呼誰不
有情憂淪感忻各私其身誰不有死焦肝竭髓以
死一已維公死生維公憂樂均其骨腸解厥腐獲
凡公之爲公豈自知急人之病譬大醫師公而知
之爲則有疲不知而爲名大檀施陶朱魯朱視公
其兒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北齊杜弼數爲神武言諸將短長神武令軍中張
弓挾矢舉刀槊夾道而使弼目出其間弼戰慄汗
流神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
爾猶頓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可不念哉
予每讀此輒爲掩嘆久之吾輩持文墨議論以筆

鋒舌鏘擊賊顧取摘苛小責人於長刀大戟屠
涉髓之間不亦過哉是直無若齊神武者兵而
之耳其怖汗掉膽豈直如粥乎比者叛卒訐西夏
未卽膏斧重以朝鮮之倣天子震怒提大將軍印
綬左右盼求得勇略不貳心之臣授之羣議僉屬
以昇將軍當時不獨人爲將軍危之卽將軍鑿門
而出父子相訣絕豈有生氣哉西寇靡破東夷繼
道將軍卽遙巡讓避無自功之意然名績顯白雖
豈豈皆知之而求多於將軍者顧未能盡釋予有

馬昔中山騰蒲篋之書息壤有三至之喻二子
者豈無煩言其得恢張猶略樹功成名者誠遇其
主也由此言之今天子所以成將軍者恩甚渥將
軍宜何如勉稱以報知遇哉夫任專而議博賞寬
而論嚴文墨士所持亦各有以也自古勲高者議
愈滋賞隆者論彌刻論不刻無以表隆賞議不滋
無以揚高勲又烏知論議之不爲將軍重耶雖然
當世之能頌將軍者固多矣此卷多予鄉人其言
皆頌也然將軍持蒲履冲勞謙不伐儻以爲脂毒

而麾之乎旂常書之鼎鐘銘之將軍亦烏乎逃
逃之不能能無居之焉則可矣

題彭智甫劉特倩卷

彭君智甫劉君特倩偕計北行擊舟剡溪請教於
海門子海門子曰子惟自得而已自得則焉往非
學哉退而語予求所以益者予曰海門子盡之矣
予非得者何以益子雖然孟子不嘗言自得耶而
先之曰深造以道夫曰深造則不無工夫曰以道
則更有方便不造不深非得非自且自他得失之

孰微矣曰耳人者他心識人者自識人者他心入
者自有心人者他無心入者自夫所謂無心者用
心之極也非造深何以幾此且心識者實無而似
有實妄而似真主宰身器眩惑智眼雖聰明英特
者往往沒溺其中以他爲自以失爲得蓋十人而
九也非自得卽自欺口耳得者欺心也意識得者
心欺也有志之士肯甘欺心然不爲心欺者寡矣
試設三句以驗之何如三者一曰居安二曰資深
三曰逢原倘順逆境界到前時或隨或逆打不

忍不過卽危而非安倘動客氣耀聰明胸中晃晃
然時若有得卽淺而非深其最易見者忽爾被人
將一機一則向前一難此時自看果不煩擬議耶
不作道理耶若依前擬議道理甚或爲所窒礙應
酬不得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諒不如是只將
此三句時時自審則平日得與失從自得與從他
得斷斷自謾不過矣若從前所得者定不足恃則
工夫方便又可宜之不問耶凡人卽聖人猶說舉
人進士亦人耳二君今日方可曰我卽是從前箇
人若未第前而曰我卽舉人進士卽不可勿恃虛
尤錯過一生努力

題西僧卷

西僧左吉古魯自云迦毘羅國人迦毘羅古中印
土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鬥大臣皆世官貴重僧寶
不輕雜染每度童子爲呪刀刀展刃剝落左吉自
其國東南行三十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
蜀居峨眉一歲習華言輒通曉自蜀抵京師 慈
聖以左吉遠人 賜廩萬壽寺給紫衣右三年南

游金陵萬曆乙巳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
晝夜持呪問佛法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深淺予
不能知也予兄幼美具漣羹菜而饗之曰世曾有
遠客如左吉者乎左吉辭去微予題卷是卷行毘
羅徒有黑白誰復知其何說者左吉安用之然安
知無聖賢具天眼者耶

題稷公墓緣冊

有圓顱而跌於吾門者跣脚不鞮長坐不瞑與之
米不受飯之則飯否亦飯不食之入不許吾言

而問焉曰杭普陀寺僧真稷寺圯吾與吾徒募而
新之寺當大道吾徒之禮普陀者所逕也將叩諸
善信而飯焉願得吾子之言而已吾曰噫夫言者
假諸心手而無盡者也吾何費焉而猶靳子於三
日之久則誅慳吝者必吾首矣以吝者之言而冀
以開檀者之信不亦遠耶雖然佛菩薩之聖行益
有捐頭目髓肉與王位妻子施人而不顧者諸善
信之以財施也視吾空言則難視頭目王位則誠
易矣聖者爾師愚者爾資夫以佛菩薩爲師而以

予愚蒙慳吝爲鑒則吾言固諸善信人資也若稷
之凍脛束腹風坐露居苦其身瘁其志以爲法爲
僧惓惓然若申包胥之急宗國而庭於秦馬將使
吾蒙者開慳者廣而况諸善信乎因書其卷尾以
酬稷之願且以懺吾愆也

題日者董生冊

鳳磯生以星命游三吳稱項山人客越稱董君星
家好譽人而董君多言禍敗事持論侃侃又能面
刺諸貴人過其始或不能堪然諸星家言後不可

去不復來亦名價挫折董君客越二十
年益奇中名愈高予所聞見諸伎術無過君而
諸貴人能受盡言者又多君讜直相率贈以言張
庸之司馬題冊曰慧心俠骨何平叔之稱管輅曰
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
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維馨矣
知幾近慧吐誠近俠予於鳳磯生亦云夫恒人之
情憚禍求福因而動之以善敗易聽人也故古之
人多隱卜筮以詞拂人以術匡俗司馬季主所謂

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
慈父以畜其子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
言依於忠賢者之用心類如此董君名高人得其
莊言不敢怒或緣以趨避拂人匡俗之具在我矣
性又類慙予故舉古之三賢告君令益盡其說無
有隱也予且將傳君以著於後世矣

題門人稿

予生平喜人讀古書而憎襲其語每謂之曰汝食
生物不化耶然學者安其陋更相誤以爲新奇而
文體日下今歲春予診後禮闈與一二同事者慨
然思相與剗洗之而其流旣盛所試大略一塗其
卑者亦能披取殘餒語藏飾固陋而材者力足以
獨運顧猶不敢自信其心手必寄徑焉主司相顧
無如何則疎節目以徇之而予平日憎喜之性與
所盟質遂亦不能無少遷徙要以取其神骨略瑕
累不矢爲知名士而已旣竣後見所取者名士與
其人稍稍自憚已乃取舊業質之閱深奧博有加
焉其詭於繩墨者殆亦鮮矣夫士習不可挽文體

不可正者何哉下不明而上不信也上所謂勦
庸熟而下反謂奇禁之則曰黜奇有所取而不能
無所略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謬我不知彼所指者
主司固嘗嘗之而特不可棄耳吾願從事斯文者
開胸探腸一一已出毋徒寄人廊廡下食其唾其
爲平與奇且勿論焉可也是刻也凡十七人文四
百有三篇而會稽陶望齡題其首焉

題金孟章制義

孝烏金君孟章以萬曆辛丑走會稽贄文於予其
文洗澤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
情事於此一人願若溜舌若電縱橫捭闔吐詞千
百而其事白其情殫一人卷舌樹頰片言居要而
其事亦白情亦殫二人者孰辨孟章曰莫辨於簡
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
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暗幾何是時孟章之技
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復見其文於
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闡然揚矣予謂曰
是役也子戰必勝旣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工

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哀義來
中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聞張長史之草
聖於爭擔劔舞乎傭夫之鬪伎兒之弄何與於毫
素然而物有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
業於予也心靜一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
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鬪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子
以是物爲政治必辨以是物求道德業必精神將
告子直舉子業已耶丁未嘉平月廿日石簣山樵
陶望齡書

題夫子重四書制義

制舉文字措大家敲門磚子耳子重旣以已登上
第出領大邑譬如一彈指頃樓閣洞開而猶眷眷
舊業哀而集之芻狗夢昧吾懼是集之爲妖祥也
宣城山水名壤古今仕於茲者多矣而謝玄暉獨
著聲其雲竇石溜之句與敬亭諸山更相暉映子
重豈欲挾是編與之角勝於茲地矣乎夫詩詞經
義其施於有政或通或闕一而已概諸理術均無
取焉謂詩之賢於經義吾不知也玄暉政事無所

徵其名於宣也徒以詩重子重之賢治宣必有狀也政成而其士大夫師之民愛之名且與宣永永顧不足爲茲集重乎君子之爲治也推而公之無匿所有是編也烏得而私諸宣之子弟必有就而問業者出以示之其可矣

題商爾錫瑞蓮亭稿

會稽城東數里有山名土城土城者越絕吳越春秋皆言勾踐得好女子而習之此山以獻吳環以土城俗亦稱西施山焉山故有亭池後歸予外父

大率少鄉商公公次子仲文賢而嗜學爲文博厚

附古與望齡同讀書山中暇友善自視弗及也嘗相與循池上行見池中蓮一莖雙蓋羣謂仲文速具飲者徵在是矣仲文爲烹鷄而飲食之是時爾錫與弟爾年十一二歲而已韶令不數歲俱能捉管爲文詞爭出奇秀而仲文竟不祿人爭惜之以遠爲不驗解者曰一莖雙蓋者一父二子也莖清通而負刺芬榮乃在於蓋其二子乎已而爾錫竟獲科第以詩首於南宮袁所業刻之而仍命曰

瑞蓮亭以不敢忘先人之志夫處淖而不汗受
而不濡其爲芬也近而無媿觸於鼻頰之間遠之
彌聞徐之彌馨者蓮德也爲舉業茲世若爾錫者
庶幾淖垢而不染者乎觀者無驟求其媿觸之用
而徐之而遠之必有知斯文之馨者矣

人物志新刻引

館課

劉邵人物志其言九徵十二流備矣然括其大凡
畧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間雜四曰依
似昔夫子嘆中庸之爲德自昔難之而間雜依似
召以爲庸人末流不足具論其於偏至之論獨許
焉蓋材本人性隨性所近誰獨無至哉雖瑕駁侏
儒顛愚狡賊亦有之故天下無不材之人而古今
無乏材之國雖然偏至之材上與下兩適則交遂
而兩忤則俱困上困於得所短則龐駁而取之下
困於失所長則旁出以文之轉動流徙淆然並驚
故不獨上失其用也而士亦自喪其可用且不知
已爲何如品何者爲已能而責上之藻別不已難
乎上無所指取則漫示兼體以明其通上有所指

取則詭寄一節以中其好九徵之所難察流業之所不載於序後世之士抑何中庸之多而偏至之少歟夫慎掄鑒擇誠僞使官各稱其器人各保其能於所偏無以獲真有胡可不詳覽於是書遂重付之梓云

無垢先生論語頌唱和引

論語之有子韶絕句猶禪家之有頌古也諸老宿依樣葫蘆絡索蒲紙獨于韶諸詩少有繼者吾友張懋之與其友白于熙神爾光始從而和焉余愛

韶始爲作譜于韶譜後復三百年而三君子始爲之足曲真備門一段奇特但恐世上少能彈者耳夫諸禪老提唱大似雪上加霜于韶頌論語似蜜中著蔗雖總是舌根下事在知味者入口自殊于韶不喜忠國師以爲老婆禪決定可刪而肯自以死語繫縛人乎故知箕筆所云偶然作者真偶然也其爲真無垢無疑矣無垢骨朽後箕筆未運前懋之試爲和取一曲予將絃之歌之

春秋義小引

陶氏世受春秋而自吾曾大父以還獨傳易望齡少時遊兩都遇四方賓友問所讀何經及對之輒恠曰君會稽陶氏子而讀易耶蓋吾宗之以春秋名於世久矣今科舉之文既於古體相遠繩墨維繫不可少動轉而春秋義獨稍別爲一格能者得自恣爲奇詠褒鍛鍊離合欵張有筆者得以盡其險健嚴峭之致其文尤近古而易善然才弱者愈不可勉強而至則又難矣余同年豫章劉幼安精月修之說每以余不素習爲恨願余豈能而不爲者乎余族人之受春秋者其尤蹇拙不能強記往往去而徒業若余者正得全其拙耳余叔兄懋禮侄爾占與予皆少同學及長名譽皆在余右而皆連蹇久未遇余不知其解也予兄懋禮甚爲劉幼安所賞爾占乙酉之戰垂克而失主者深惜之其能足以見矣三人之文若干首將裒而刻之余曰世俗皆言陶氏春秋有秘本皆密指授不得傳於外是刻也其秘傳矣將有不傳者耶皆笑不答

筭筮稿引

注水盆池緣石髮被蒞藻其爲觀適取清泚而已
高山大谷中洪水渤汎所決發木走石汨泥土憚
駭耳目此豈與尺寸之波爭清濁哉世固有以盆
水諂洪流者然或慕浩瀾之奇而忘盆盎之量投
沙瀾泥自失清泚二者皆謬也韓子言文浮物氣
猶水木盛則物之巨細畢浮吾好其論而數稱之
今之爲文者确然若涌澤簪井而以多浮爲奇不
亦誠過哉吾友馬叔元之於經義蓋與氣之感者其
言曰江河淮汙汙務自已達流盛而不必於濁清淨
多而不擇於巨細滯乎獨行越出於二者之表可
謂閔於內而肆於外者矣夫氣之用微戰朝銳暮
歸鼓之輒竭難盛易衰其變若此惟善戰者能持
之常盛而無衰叔元五北於春官而文逾工氣逾
厲其養之善乎曹沫孟明視所以得志於齊晉償
三敗之耻者氣也吾將於叔元賀戰勝矣

湯君制義引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

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蘓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右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直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真艱深者乎蘓子瞻也今之爲古詞者

已不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爲舉業而陋益甚累之連牘而已未嘗實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可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其致微其人苦洗濯剝磨無粉澤脂骨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爲淺易與以爲艱深與世有蘓子當自能辨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維天子懋學晞聖垂意於經術詔臣等校繕十三經註疏重刻之辟雖孝經最先竣謹頓首進御而

臣蒙鄙謬爲言附諸後方曰昔孔子替易刪詩書
定春秋禮樂其閔者綱提政事攷稽風謚釐舉名
分極命於儀物等殺而精者苞陰陽之紀通神明
之奧博大微眇至矣然猶退而托於述者而後世
尊經者由孔氏亦未嘗名之曰孔氏之經也其係
孔子言斷然以經號者惟是書而已夫生而能之
不詔而人喻焉此天下至邇甚易者也其博大微
眇者夫子旣附之刪述而取夫邇且易者自名其
人之所爲道其可識也上下異際遠近不同

等故或有韋素所懿行而非帝王之
撫有四海之隆貴而術不必有加於上度人則天
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備焉又何其博大而微眇哉
書君陳言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於政而漢儒楊雄
亦云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得四表之歡心蓋施庭內而謂之政浹四表而
謂之孝非二端也天子旣已敦崇色養又身帥之
正令爲父子兄弟足垂萬世法於以寧兩宮歡四
表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何以加於茲則今

日刻經意也

大中丞常公奏議跋語

都御史江夏常公掖垣奏疏三卷治河奏疏八卷刻既成其門人陶望齡謹序於簡末其辭曰望齡嘗覽觀於古昔成敗得失之故而竊嘆息以爲其成也常得之實平碩大優厚之君子而敗也每失之卞急褊躁之人維言也亦然故世之休明其君子皆奉職而忠所事事及之弗讓言及之弗隱其有餘似可損而其不盡似可加迨其加之損之則

隨以敗不知有餘不盡正君子所以處言與事之術也且夫言之情兩愛則謀兩恚則諄諫者凡以致吾愛爾愛其德者圖其改愛其事者願其成愛其用者珍其器以故善諫者徊翔委蛇而不敢快於一決若夫攻訐之詞猥褻之語如市兒之相詈蒙弊臆空而後止世所謂忠愛有出於此者望齡甚惑焉公初釋褐衣推南昌卽用平恕名旣給事省近當國家解網弛弓之會闢門懸鐸以招致言者而公獨以明練詳慎動蹈機竅然人所難言相

避忌不敢發者公獨倡章犯之或至被詰責而
旨委至發於篤誠嚴而有條直而不怒以是往往
得採納效諸實用而公遂無切直強諫之名公既
為諫官職清地逸而一奉使校士再行河往來於
梁宋齊衛徐淮間舍其出入風議之樂而跋履荒
度勞瘁填集及建旄兩浙浙素號樂國公甫即繕
完備備內虞海而西援夏東策遼食不暇飽寢不
暇甘者再歲而去豈公之忠誠勇於任勞而勞及
之耶抑天欲展公之猷而昌其業見其奇耶當今

天下之事可專論之者維諫官可專行之者惟督
撫而公遞處之可無憾矣論事者惟恐其議論之
不廣而患當事者底滯其說不得盡究當事者又
苦論事者陳說之多引時絆足不可動轉公前後
皆身試之為何如哉夫不為詭激異眾之論以強
人之行不為澶漫絞切之事以罪人之言以所言
者任事以所任者言事言與事一符而中與外兩
適公之所自信與天下所以信公者也有得與不
得則責不在我焉然古今推善論事者曰賈陸賈

生有時無命敬輿有位而無時公位顯於賈而時
亨於陸其遇實過之矣權載之序敬輿奏議欲俾
後之君子覽其制作效之爲文望齡亦欲世之事
君者由公文而識其心有以知諍臣愛君之道益
不在彼而在此故不辭而爲序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曾子易箦項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沒謂申
祥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儒末後一
大公處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

生信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動情轉歸終被
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卽名教語豈有異
邪人世悠悠腦月三十日一着子大難措手三教
聖人努力聞道正恐夕間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
生焉知死莊周亦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所謂善生不過以惺悟心作有義事而已澗松先
生平生孝友守其貞諒招不可來至其屬纊數詩
了了不亂此亦善死善生之一驗也先生孫人鳳
慕道好修不忘先美寶藏其遺墨又連綴家莊敏

手牘裝潢爲卷永垂來嗣志足尚也世之儒者以談生死歸諸禪而世無石人誰有不屬於生死者宣聖朝聞之旨似難置不論耳楊氏先訓曰人皆有一死而實未會知使知之誰敢爲不善董之子孫其世世相勉以善無忘先生遺訓又吾兄尊藏意也

證修社會跋語

耳聽目覽之謂證手持足運之謂修耳目不以不證而不明手足不以不修而不利然非修而證則

而抱痼疾之病然則證者證無證修者修無修未嘗克證而言無證未契真修而言無修者在與感也越二王子之鄉也自龍溪歿而講會廢錢君劉君與同志若干人始締爲社名曰證修而謁海門于主之以僕之辱交於海門也今書一語於冊後夫世之以修疑證以有修有證疑無修無證也久矣其說非親有契者莫與決也孔之樂也以憤頽之卓也以竭今之學道者有思而憤憤而竭

者乎僕未能也而樂與同志者共勉之不然則
言者無窮之譁端流俗之笑具烏足貴哉

書聶氏譜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譜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履帝武敏歆周譜也怪矣而詩侈言之若曰吾固
神明之胄然則神明之言儒者所非先聖所取也
吾觀聶氏受世於周至漢潁川太守良仕居新塗
玉笥山爲養生之學吳丹陽太守友生有靈異旣
沒爲神號尊王子若孫十餘人皆稱王王太子爲

王今世氏又九世而世言今道夫徙清江爲經樓
聶氏又八世分徙歙州則有問政先生逍遙大師
師道無名子紹元道進無名皆尸解去真爲神仙
矣爲蜀源聶氏是後或散居洪都齊東大梁巴蜀
恒山荆襄往往著姓而皆祖清江明嘉靖間中書
舍人天衢者始由經樓徙居涂烏衣鎮則又有烏
衣聶氏聶之先世著者數人而沒而稱王王太子
者反十餘人又最顯名有道術者二鍊師也或爲
神或爲仙皆較然可數其古所稱神明之胄者非

與中書君之年長矣所游與談大氏予大父父行
少得真仙訣於異人以其精自爲而餘爲服食療
人數以施予神與仙吾不知其何居也然戰國時
有軹深井里人政者刺韓相以劍解仙者也君譜
漢吳而置政者何也

書周子九解後

擲劍揮空彎弓射地矢矢中的劍劍無痕若向惡
邊立善既是洗補空虛若從有處言無亦是自標
靶璨然無爲有藥善是惡醫症投則牛溲有却病
之功服誤則甘露成喪身之禍是則昔日錢王公
時周許義無勝劣教有開遮所謂各具一隻眼共
濟羣盲各出一隻手同扶衆跛者也雖然語貴明
宗學須擇法同修而迂直頓異其證而日却懸殊
如農夫立苗當先滋其根柢如大將討賊務直搗
其窠巢故明一善而萬善咸歸悟一非而百非斂
跡然則無善卽進善之捷徑無非迺去非之要津
何必自滯有途指爲實境反疑妙悟攢作虛言乎
幸遇良師大須着眼貴從親見方真不是說了便

能凡我同好念之念之

普度菴新鑿放生池卷

少棲大師創放生會於武林鑿上方長壽二池以
棲水族或疑池水無幾不若投諸江湖爲適者大
師曰今歛四民居之三里之城便耶抑便其郊耶
曰郊便矣設寇虜至孰便曰城便魚鱉之愁畏網
罟也不猶寇虜耶今納諸沼而焚之而守之不猶
寇至而保城郭者乎城處則隘舍城而郊則虜人
之病虜也必甚於隘明矣吾不謂沼之無隘魚而

以爲愈於虜也雖然此二者兆也弄引也引而伸
之而又伸之注然者徧域中矣矣隘爲於是疑者
皆舍然而喜師高足弟子仰山居士無無居士歸
而倡其會於鄉人趨者日衆所放救滋廣猶患於
無地也復於郡城之南古所謂普度菴者鑿池焉
廣十畝奉佛棲禪之室靡不肇始而鄉之人獻疑
者猶同於上方長壽二君解之不得也遂予言以
助之予曰大師之言晰矣夫二君一倡而樂應者
數百人繼是猶無窮也放者無窮畜者無窮而池

有限則惑之者宜然不曰地與物力亦無有窮乎
有地則可沼有物力則可鑿是二無窮也而前
謂無窮者弗患矣人情皆樂生惡死故皆樂物之
生而惡其死而貪與忍奪之者未有倡也倡而多
和則放生之池可設於公家周宮之請可得於臣
宰簷梁可斷網罟可革獸不亂羣鳥不亂行之治
可馴致也二君其第舉大師之言告之可也

書王世翰卷

天下之樂有二種醒者樂睡者亦樂然以睡之樂
而謂卽同於醒之樂不可也又有謂之睡則似欲
醒謂之醒則尚在睡夢口欲號呼而不能出手欲
掉而似有繫之此魘者爲最苦耳然以魘之苦而
謂不如睡夢又不可也何也大夢不醒魘者醒之
機也古之人蓋有善魘者矣孔子憤頰曰苦商曰
戰竺乾古先生曰聞思脩祖庭曰叅曰疑曰吞金
剛圈餐栗棘蓬皆魘也自今視之固不若淺根浮
解傲然自足脫然自縱者之稱樂也而古人必爲
之者以爲夢決非醒夢之樂決不足以當醒之樂

欲轉大夢而之大覺止有魘之一機而已至於既覺乃知此身卽在床之身此心卽夢境之心而曰夢覺一如耳非謂其理一如而遂可以長睡不覺也然則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魘不患不樂而但患其不憤不苦不戰苟憤矣苦矣戰矣安有不能轉而樂者至是方爲真樂常樂永絕苦因之樂而非睡夢之樂也予旣非覺者又不能致力於魘方有大懼世韜兄先覺之後也旣恍然覺矣而乃問學於予予魘者耳其言吟藝不明之言也世韜其

言大時之幸勿以其言爲害可也

李將軍贈言引

予從叔廣學隸籍遼東諸生客大將軍寧遠公幕府游於諸公子間而尤以文墨說春秋於維城君最善稱爲兄弟歲丙戌余借計者車入都下維城過其僑舍談經術義理甚旨也先是大將軍屢以誅鹵名酋受延世之賞維城次當得顯廕避不肯任戢身章縫間茹瑩吞膽躬寒儉者之所苦舍其長劍修衝之用而角逐於三寸之竹予嘗戲謂維

城世嘗嗤儒生徒虛文無用足下奈何以無用見
有用耶余既從史官移疾歸會稽無幾何而寧夏
之事起余自田間寓書維城言國家卒有緩急其
驅除撻伐之任常屬諸世臣如周召公之有虎賁
李西平之有懋當今爲虎與懋者其在公家矣昔
晉人謀帥而舉冀缺曰是嘗請書而說禮樂由是
言之無宜足下宜勉爲國一行已而維城果用舉
者被命都闈外屠叛塚手斬其渠拜頭功爲最
奏捷歸闕下而余之姻周生適辭歸維城遙語
余無以改業見笑噫嘻余雖愚又敢以已之無用
而笑君哉天下之幸無事久矣一日之變而錯愕
四顧提印剖竹不知誰授蓋居常以無用廢有用
而弊至於此予又烏乎敢夫文武非二致也以戈
鏃武而鉛槧文則不得無二維城用將之道儒儒
之道將龍蟠螭奮若環無端其同其異予願於君
質之也周生之歸越也合其鄉大夫先生之詩凡
若干篇爲帙以張之伐而余與維城交最久故述
其疇昔往來之語以志其好而已柳宗元放廢之

中猶作爲雅詩上之朝庶幾欲比隆周宣中興小
雅金石之盛若望齡者胡敢自己維城方有東事
姑俟其成猶欲竭蹶訥揚 天子休烈如所謂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者或幸採擇太常流諸無窮豈
直爲維城篋笥私已哉

贊

大冢宰吳公像贊

昔我家嚴之官御史臺犯公于朝頃乃屬公公揖
而謝曰子惠我教我藥石也無舍我於老請從子
交後再徙右職誰挽其肘公爲天曹古有祁大夫
稱舉解狐君惟問焉非子怨乎對曰臣惟德舉敢
私是圖後之君子有不其然一語曠心終死無損
爲穿爲機或隕諸淵甌盎之量視公如天大夫舉
賢直未忘怨公也尤難雲消冰渙大夫舉仇私不

害公未如公也公私兩融匪徒宥之心不宥之匪
忘校之又去好之我懷古人心儀其形披圖狀德
贊公爲榮

趙端肅公像贊

赫赫而陽直士之莊冥冥而藏修士之光斯二者
吾烏乎名公叶強而狀之外采而中強氣夷而德
方一以爲冬之日春之風而一以爲夏霆與秋霜
所謂身備四氣而立于中央者邪

馮尚齋先生像贊

有跋

經則富始同長缺之無家後類敬通
之得婦嗚呼先生克孝於親克友於兄是故游大
人而常貧晚娶而終於靡成也嗚呼斯其所以爲
先生者與

望齡年十三從尚齋馮先生受經負墻之敬後
先十載善誘循循言提其耳墓木雖拱儀刑時
往來夢寐嗣子一謨忽示此幅蓋先生父母兄
嫂及所配像皆在焉惟先生至性天成奉養之
外身無私畜慈其諸侄至不忍繼娶娶復不育

人謂無天此圖雖不甚肖而衣巾儼然從兄嚴
父媼孝之節藹乎可想萬曆乙巳門人陶望齡
敬題

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高堂廣除金章玉卮跡邇形親心焉去之崇巒斷
壑烟通徑絕欲往焉梯神起想越嗚呼相也山中
仙乎域內素領方瞳曠識其外身居會稽名在丹
臺匪三神山公奚往哉

概於華陽隱居之言於先生實親見之生
平高位膺祿及老退疾病中心未嘗一日忘神
仙之道也每言吾雖衰矣猶將築園深谷行吾
所聞者雖不及果爲而雅志堅確存沒往來要
不足替此大願王也美兄屬題遺像遂彙括隱
居言以書

南洲先生像贊

先生之幹有松龍鱗流膏腴液煜爲密瓌宜中梁
柱不剝不琢葆其貞固而傲霜電先生之學如大
河潤繫我小芟漑以餘浸所羊簡壁久而未來有

流則長式昌厥貽我瞻斯圖十又二載孺色丹顏
有踰無改古亦有言視其所友觀此贊詞二賢之
口

查山人像贊

百年強半髮白面顰幃像幾何死爾壯時丘壑情
存恒河見在是中云何爲有皺者戴笠曳杖僧寒
道癯剡山雪暮吳苑雲孤咄哉這漢老不欺心且
看脚下泥水多深

顧朗哉像贊

下古未有如君者所哉字空霞人爲此圖骨法真哉
認松蘿潭底柳丘壑相何語如有明者眼急回首曩時
面△似石剝斷間變益難既此似者寧復久身落畫
圖入手一朗哉忽成僊其石士身現何處爲是一復
爲二真者是畫畫者是顧朗哉與畫者無一真無一
假真假離個中寫

商半塾像贊

山隱過幽朝太近有唐樂天愛中隱郊居蛙鼃市
車馬兄居其間曰半塾維中維半與道幾跡有奇

寓無厭離欲知其人跡於茲

劉理齋像贊

睟乎其容凝乎其神灑乎涼颼之著體脫乎煩疴
之去身此圭之鋒凜乎驅魔之劍而指之端煦乎
造物之春邪

錢慕蘭像贊

應指而蠲疴奮臂以揮斗墨機何施在兩目談
鋒莫摧而頰緩應接靡盬以而度遲神何寓兩頰
貌錢子者工則巧雙厖欲以渴眸子際虛香未飛
不契時之未應君莫嘆

于思翁像贊

月如面星如瞳神爽賦于思翁大編發長波開子
錢流滔滔來揮千金賈仁義躬為儒子為士
龍矯矯潛龍湖子御之燕其胡敖有蠶祭有賁子
所遊紛如雲星朧朧月照于思翁不亡矣

錢生自寫像贊

眼不自見舌不自味若是我者我元無二有一人
焉同住不識或影像之水鏡燈日亦有丹墨假他

筆力惟此錢君自形自寫如獅反擲力不宅假予
問錢君何緣自見云因四物還觀吾面若以物見
面隨物移誰爲能觀畫者復誰水鏡燈日我倏成
四又有畫者與所畫對若實是我二尚不成云何
於中有四六人若謂是人我當何似或我或人兩
俱非是錢子神力如張僧繇爲予寫真炯炯其眸
吾有一相了不可貌現十二變電飛日耀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尊者兀然非靜與默正任麼時口挂在壁我問於
壁云何西來壁演妙音其音如雷

紫栢和尚像贊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旨奉瞻寫冷面熱
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篔簹廿下鳳去遺音香飛
落地真箇達師僧繇難畫

予久向紫栢師辛丑入北都而師住西山忻然
欲以辨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
後讀其言審其生平真正密行深慈高節一時
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人猶惜師不蚤去

終以及禍非明喆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
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
師子尊者邪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
當作佛人乃相趨打擲訶詈之袁景倩言一國
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
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粹縛燒灼不勝苦趨
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舍之紫栢
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爲狂不得
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濟南禪師像贊

二首

燒殺湛然留却幘子一省面上喫拳一省治門化
米三省長連牀裏落眼落眉四省大衆堂頭動舌
動嘴是則是在卽且住他時後日居士在孤峰頂
上要且少不得你也一摘茶二洗水三斲藥四簾
紙於是姑爲雙縱之謀兩存之舉遂展開幘子與
約曰阿師你且藏身者裏待我他時後日燒一瓣
香設三拜禮隔山高喚曰湛然那時方許抽身走
起

又

喚做湛然他不應若喚饒禪應是我勸人有腹直
須饒莫只忍饑籬裡坐

湛師徒餐俗土
朝日是饒禪耳

自贊

舐墨而生設色爲累爾師爲誰幻斯幻者爾亦爾
爾謂爾實我束書未開鹿皮委地不起於坐澹焉
何意真我也邪我則其似

尹子重像贊

衰榮倏爾膏華月雯在亡何有風圓水紋我與子
知其又奚云子神焉如宛溪之瀆桐鄉之祀乃勝
子孫浮浮蒸黍敬亭始雲子之樂之舍其榆枌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混儀未構靈府焉宅天游邈矣汗漫奚適無上誰
君匪來孰客作聖曰膚厥官惟思素禮斯制體道
云微人之不極心是用違不風而波無蹙而駛
未及動再撫千里熾之欲燎凝之欲冰晷不暇移
寒暑倏更小夫捷巧辨士華言沿之涸之孰知其
源虛之逾實合之遂剖形馳影繁誰執其咎伊何
原心心無原所以名斯亭于焉託處

荔石銘 有序

穉竹木不數寸而具摩空盪雲之勢碎石似指
拔起峭厲此盆景之致也林崇而治深岡嶺迤
邐植之美莫宜粵之荔石大小窪隆靡不合宜
而特富乳節又無善茲石者幼美兄從其尊人
撫廣右於院署中載以歸數年而粧綴之巧始
備備矣非文辭胡以章之遂爲銘銘曰

蒼梧之雲墮而爲石縣水所靡或汙而泐水非石
鑽古語則然以鏤以剜乃合於天繫而粟者有似
荔邪如昂斯乳如履斯珠險嶺而東厥塗孔艱想
見頽肩汗漬石斑第而始章詎識牛米閒庭奠居
一而侈矣壽木乃孩老竹如髮曲治文瀾鯤鯪出
沒渭川鄧桡干霄陰柯微風蕩林洞庭始波居士
兒嬉小中現大我聞鍼鋒運持世界

琴銘 爲幼美兄作

方廣寺梁千歲桐裁爲鳴琴合徵宮脣麋液漆李
鸞手蛇腹未成材旣壽華陽作者三洲仙有嘉傳
之惟宗賢銘者歆菴官屬史歲在徒維萬爲紀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

三首
有古字

唐尚寶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服輒
效作三章蓋余寡交簡出其二累較少故不復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固熱維情之
熱理浣斯涼媿發於顏如醒斯狂求我者戚我求
實疎戚猶能宥豈諒予大賢所譏同於寒蟬我
之不賢姑以自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爲如食數
無一錢如盲導人遇坎而顛盲須自覺其須
自飽欺已猶可莫謾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旣
其解矣爾施雲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
之豈謂彼賢違道之稱違心之言之播得飽欲痔
得車以文謾人其耻莫如杜門袖手焚研瘞筆慎
爾之思以愈爾疾

啓

上沈相公啓

向緣私戚干冒尊嚴仰荷溫言復諧所請感深存
歿德破雲初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
官之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於遐遠
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相公閣下緇衣好善明
鏡照人尚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
立身本末或不媿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
於小物納衆言於僉允排異議以獨持遂俾孤微

幸微卹錄晉增上秩寵洎下泉凡斯駢錫之恩皆
出贊襄之賜祗深銜結敢復控陳然望齡竊聞謚
以榮名禮稱類行苟斯名之難假卽一行之無稱
望齡先君子公清之譽頗著於當時惠愛之思徧
留於所至位雖崇而食貧於沒齒身已退而受祿
者十年昔展季下僚黔婁賤士粥饑僅爲小惠班
制亦屬常勞然或見錄於公朝或垂褒於妻友望
齡先君子雖無微譽可並昔人而身位列卿踐更
中外爵號旣優於下士勲勞有大於粥饑而當清
朝沕穆之時公論大明之日衮褒獨靳市撻何殊
此望齡所爲泣血茹哀捫心待報者也夫考事有
徵論人以概佞直視乎進退貪廉證於富貧苟察
其去位於何時及稽其奉身之奚等則悠悠之論
了了可知望齡聞之隱先烈而弗揚者不子飾私
親以罔上者非臣如使公私之論議本諧則臣子
之隱衷宜吐伏惟閣下矜之哀之

上許相公啓

代

恭惟相公閣下愷悌作人平康錫福手旋元化扶

主德於深嚴肅穆之中力奠皇輿主世道於樞杌
動勦之後范希文憂以天下殷保衡耻及一夫身
繫安危聲施華裔如某者夙荷栽培久甘淪廢進
無足錄退有餘讐末路棲遲猶挂鏢金之口衰覓
震怯屢驚刻木之詞矢日難明望天加踊迺蒙閣
下矜其細過察其流言片語春溫澤不遺於壞木
至仁宏覆氣已回於溺灰傳聽之餘感泣何已特
以有罪姓名無類竿牘懼塵清覽遂阻下私匪敢
效叔向之優游同越石之自絕也夫轍魚就稿於
希一顧之恩厨鴈見烹終抱不鳴之恨故敢忘其
詢辱布之於下執事伏惟台慈崇鑒無任仄悚之
至

上許相公啓

代

曩者台旌戾止德聚應占草野之間傳爲盛事歲
序旣改猶有餘光而在衰疲久稽報謁恭惟閣下
一代偉人三朝元老進處腹心之寄退成羽翼之
功昔晉公在唐路公居宋外國或驚其狀貌四夷
皆問其起居儼爲社稷之榮觀匪直一身之壽豈

況我聞下年甫及於懸車望正殷於作楫豈徒廟
曉有藉壯猶卽幡然旅力之未愆自赫爾具瞻之
在望所以澄清九海衽席八埏其在明公豈異人
任生齒髮盡改志慮已憺洛社跡疎難追隨於圖
繪崦嵫景迫欲相勉以燭光謹勒蕪函用申華祝
仰惟鑒在身任寵榮

上沈相公

伏以菽水舊歡幸遂介山之隱金緋新命榮分
萊子之衣仰大道之曲成天全社稷唯至仁能錫

類春蒲堂設竊念望

齡稟氣不豐賦材充薄筋

肉緩年四十而蚤衰少惰長迂抱三休而宜止徒
藉粉榆之蔭尚蒙葑菲之收而情繫春暉懼深日
仄念絕裾而安忍爰拜疏以陳情雖申來諭之誠
竊有簡書之畏恭惟相公閣下心叅玄化德重
黃扉幃載何私形物無居之雅量挺陶多術與人
爲善之公心俯憐憊憊之微軀曲諒硜硜之小信
木材旣朽終無取於尋常絲緒已焚聊用安其方
寸而僧假之名器寵以儀章雖逃就列之譏尤切

災身之懼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至恩之成我
也如生凡飯蔬沒齒之年皆佩德銘心之日敬因
還役肅致蕪函伏冀鑒涵曷勝瞻跂

上朱相公

恭聞獨旋斗極首出庶寮備鄉郡二百年未有之
榮建 本朝第一人無前之業鏡湖魚鳥若被光
華越嶠農樵咸忻盛事況爲門牆之下士在姻婭
之末交其抃躍之私豈可云喻耶望齡仰賴師仁
獲依子舍秋風漸冷幸肺病之稍蘇晚景粗安覺

慈顏之有喜比者舍弟夤齡遠行偕計行者以有
兄任養庶寬陟屺之懷居者以有子在前少緩縫
衣之戚凡在家處之出處咸蒙大造之生成輒托
順風薄抒私悃仰惟鑒灼曷任瞻依

山會公請朱相公啓

繩階穹峻禮爰絕於百僚梓里攀援情同虔於三
爵敢陳洞酌祗覲逵儀奉惇史以周旋敬受片言
之誨仰台光之映燭傳爲兩邑之榮伏俟俯俞曷
勝祈望

上林宗師

竊聞董山之錫遭歐冶以奮其利柯亭之笛得中
郎以發其籟是用價等量金響流比竹籍令韞奇
不逢含音莫賞則斯二物者泥沙之棄餘葑屋之
朽敗耳然彼誠曠覽茲亦上珍揣遇雖幸揆材尚
優若卷曲軸解散木也而辱匠石之盼欵段駑緩
下駟也而濫涓人之賈則材爲遇負感因愧深矣
恭惟老師閣下嶽降碩人天寬雅量矇光玩世識
方朔於歲星居易近人頌趙衰之冬日詞林採實

靈府懷虛黃馬騁於談藜雕龍歸其筆海台階虛
席夢迴傳野之霖使節臨關氣接真人之馭旣而
山斗儼其標望水鏡湛其澄映掄才無朱紫之眩
得士在驪黃之外人心一變文教四翔然而神龍
難馴黃鵠易舉驪珠委以按劍貝錦成而投杼日
月如晦避流言而在東風雷忽驚異諧人於有北
帝眷無斁天道可知且將返輅玉堂之署論道金
華之殿謝仲山之補袞陋孫弘於開閣又豈必興
歎長沙投文湘沅哉伏念望齡本以桑戶繩樞蓬

心絲力轡虎文而未就趨鯉訓以徒聞亦嘗慷慨
燕趙之都浮沉吳越之地鄉曲鮮譽知友莫稱短
歌自和誰憐下里之聲長鉞歸來已在衆人之後
乃蒙大造猥納微塵拔自儔中處以格外一顧爲
重瓦礫齊於南金片語增榮枯棘材於東箭已猶
愧夫采非人已詫其積薪兼之獎借逾溢屬望殷
厚感極則涕泗橫生報輕則頂踵匪重但井里之
觀海之見商鉅無馳河之用恐躡躍之金終見棄
於冶氏武溪之曲難倚和於門人不無仰負洪慈
有傷朗鑒耳更祈終惠俯賜教言則當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撻朽鈍而一割守堅白以自鳴所以報
也台駕臨章貢卽擬以扁舟上謁躬布下私而慢
以病成僇言與日積死罪死罪

回陸同年

曩年板附深荷雅情雖籥換星周睽違既久而蘭
熏醇味玩想猶新病伏里閭鼯鼠竄無人之境悲
纏松檟枯魚興銜索之哀豈謂淪迷猶蒙記錄瑤
言撫慰旣收屢逝之蒐華誅温榮重肉已寒之骨

恭惟門下才高錦製望重花封控御上游歲澤若
建瓴而下化孚深菁閭閻無佩犢之民尤閔矜孤
辱收遐遠昔南州高士義風著乎豸雞長沙鉅公
仙躡傳乎化鶴比乎今日曷足以敬寫哀悰對諸
專使草土荒遽楮墨不倫

賀劉景孟公祖啓

代

緬惟山陰之政漫灌民心甘棠之歌洋溢里耳思
深去後望切來遲仄聞恩命新下節鉞載臨俾越
人士快觀光儀如嬰兒子復見父母鏡湖春近猶
看縣裏之花禪海波澄長貢島中之卉飛清霜於
此日霏霖雨於舊郊昔黃霸之潁川寇恂之河內
官仍再守借僅一時方之於今詎足云喻況如生
者素叨厚雅尤倍恒情心搖棨戟之前神往甬甸
之竟未由瞻對曷任征營謹勒短箋薄陳菲物以
申賀於下執事伏惟台焯幸甚幸甚

代大人答諸通家

秉燭以照蓋志學之餘年鼓缶而歌已興嗟於大
耄自憐衰繭敢荷軫存少不如人况復燭生之幸

老而舍我寧忘衛士之規緬羣哲之並興極熙朝
之華選玉堂青鎖筦文章諷議之司赤縣神州播
風雨露雷之化僕偶緣兒輩幸厠通家樗櫟天年
忽借芳於春色桑榆夕景俄接曜於朝暾作頌穆
如承筐爛若盤鯖知美集珍味於五門華袞稱榮
重褒揚於一字肅狀敷陳伏惟鑒在

答李湘洲

借鹿豕之遊乍安泉石接夔龍之武忽枉瓊瑤惟
疾病以無瘳費挽推而莫進恭惟閣下愷愷篤誠

元元宏雅讀三五典墳之籍夙擅該通吞八九雲
夢於中曾無芥蒂黃麻紫綽共傳燕許之文璧水
園橋久邕父師之教而生偶從廢棄濫托規隨冠
雖敝而願彈弓以招而欲往竊惟蒲柳之質緣病
蚤衰桑榆之親因衰遘病念絕裾而詎忍爰拜表
以陳情豹養區區聊用安其愚分烏慈戀戀庶或
鑒其微誠而猶煩使者千里之遙捧台札入行之
重琅函垂露穆矣生風玉署披雲悵焉何日敬因
還役肅奉報書伏冀省存曷勝馳仰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啓

瞽宗先生之祀禮用忘於春秋俎豆賢人之間惠
每徼於月旦寵施裸獻采動澤宮謹諏月之廿五
日肅將祠事聊庀初筵明德或臨蘋藻穆惟馨之
頌薄誠是薦簋樽孚用缶之占伏候龍光豈勝鵠
時

答各縣謝撰述

伏以一同宣化榮分雄緊之符三載陟明獨署循
良之考宿望雅推於賜履 新恩式表於移綬恭

惟門下道韻經時素風照物戴星奉職堂鳴宓子
之栗酌水盟心坐對任棠之誠況地屬肩髀之要
劇時丁瑣尾以流離操刃無傷利益章於錯節理
絲有緒治何苦於紛紜暮既可而時已告成歲有
餘而月奚不足海政科之異等在輿論所同歸生
章句陋儒槩鉛散局才慙青史擬勒傳於班書職
忝華綸亦與聞乎漢詔敬裁咫尺用報瓊瑤仰冀
鑒存曷勝瞻注

答各府謝撰述啓

朱轡佐理榮分緊望之州丹筆平刑獨著簡子之
譽瞻陟明於上考爰渙號於北門伏惟門下雅道
匡時素心映物車布德溫生園土之春畫戟凝香
露洗菁林之瘴縣蒲不試烏下訟庭拔薤知懲虎
無飛邑歲有餘而月何不足暮既可而時已告成
在輿論之同歸真政科之異等生久慕清塵未親
道范才慙青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華綸亦與聞
乎漢詔敬陳咫尺用報瓊瑤仰冀鑒存曷勝馳企

答撫按謝撰述啓

漢號弘施司言重寄必有坦明之旨然後可以揚
摧德音必有華瞻之才然後可以彌綸盛事況會
逢兩作澤霈萬方當華札之紛填演絲綸之浩博
可令樸學搆是之官恭惟門下道經文武身佩安
危型模聖表於士林固已膺於 帝在式茲異
眷以寵殊勞繫國安 之勅章亦門下續繩之
大孝貪天功而爲 揣分詎安以公事而拜私
恩受施有醜敬若用尺用報瓊瑤仰冀鑒涵曷勝

瞻注

與張景江啓二首

獻歲發春履端納祐新花照席當吉甫之燕周細
柳開營識絳侯之有子僕視草多慙銘椒鮮學寒
同燕谷欣逢王者之春弱比垂蘿願附將軍之樹
過蒙寵貺何德以承謹勒狀附使者稱謝伏惟垂
鑒幸甚

又

伏惟門下家傳金版 廷剖竹符外鎮密圻馳聲
遠漠鳴天碎柳羞談猿臂之勤筆銘山自應虎頭

之相今者風高玉帳月滿雕甍歌發而焦響沈
醪飲酣而筑聲厲軍中之樂於茲盛矣僕技雖柔
翰氣溢長纓感鴈塞之深秋金匱書之旁午瞻惟
奉勇曷已神懷豈謂瓊施遽光筆竇謹對使者再
拜受肅啓申謝不旣

回賀正啓

下邑陳人方趨班著孟陬新序適屆 禁林睽歲
籥之屢更想朋簪而增慨惟門下陽春布澤律吹
煖以發生松栢交盟歲已寒而彌篤遺音金玉比

祝瓊瑤日照盤殮詎復宮僚之味夜添鑪箸俄伸
貧士之躬感德難諉馳神何已肅函占謝賜鑒爲
祈

新正答某將軍啓

左个迎新北門作鎮片辭挾纒天回黍谷之寒一
面橫戈春動柳城之色僕挈瓶慙習操翰無能庶
子盤空銘謾裁於椒實將軍樹煖陰已移於葦門
拜使爲榮緘辭稱謝仰祈垂鑒不盡鄙悰

答某令君

不佞用乏時需病常自免賜同鑑曲卧比漳濱衡
門有樂只之樓空谷謝斐然之韻而門下方分符
花縣流譽桐鄉江水一葦望儀刑其尚遠河流九
里庶潤澤之潛通然槩木無因懼來譏於按劍而
瓊琚以報仍佩好於投桃雖貪奉明恩而未知所
處輒緣倖返附致謝私草野何緣蹟尚自疑於風
馬青霄有托義當竊比於雲龍統葦鑿原身勝榮
藉

答某學憲啓

伏以天挺儒宗三物營七閩之化地雄憲寄一尊
持六藝之衡師有作而道隆文在茲而任重光生
鸞鏡喜切斷金恭惟門下道岍崇深德園廣莫比
斗岱宗之雅望蔚矣人倫西山南浦之宏詞裊然
舉首契心修止早得統於河汾用獄明清繼馳聲
於梁汴庸禮合香之署作人懸鑑之司豈徒表文
八代之餘快月露烟雲之一變不覓見聖道千年而
下如江淮河漢之盛行生負牆韻道幸托同心判
袂歸田久傷離緒逃介山而奉四
方迎寸草之暉

遡閩嶠以懷人適枉尺書之囑勿歡言道故披襟轉
蕙之光風穆若敝詞快目連城之玉府積灰頓瘳
於誦檄陽春忽轉於飛葭所望仙島雖遙烟霄可
接匠門罔棄曲木兼收倘妙論之時間益發醞雞
之覆庶足音之游至聊紆藿徑之憂生臨楮無任
馳仰

答劉鄰滄台州

憔悴江潭老結漁樵之侶滄浪髣髴心驚烏鬼之
移方憐皇覽之初辰忽枉仙山之信使瑤函乍啓

城霞絢以成文明酒斯斟杯露汪其解渴惟齒衰
而德薄雖拜賜以爲慙蓋門下分符治郡之期乃
鄙人解組歸田之日然而門下則三年奏最政有
蹟而聲騰鄙人則五十無聞學就荒而殖落端木
趨而日損庚桑計以歲餘同此居諸四序之中獨
負玩愒半生之耻倘門下無舍方衰時鞭其後庶
前非之未遠將晚照之可迴眷茲藥石之微言倍
拜篚筐之厚貺臨楮無任禱祝

答程蕭山啓

善人之教澤漬七年洪河之功潤盈九里在壤錯
魚鱗之地亦仁均卵翼之餘別阻江濱思深峴首
恭惟門下文章飾吏愷悌宜人象冬日之惠溫歌
南風而治辦虞庭平土榮升五雉之司漢殿朝天
忽振雙鳧之舄父老扶携而出昔比錢江賢人俎
豆之間今之畏壘至如生者拊心神往矯首形留
沙樹浦雲悵詠離居之賦瑤函錦字驚傳亟問之
書雖貪奉明恩而能無內媿受餐敢讓反壁增兢
所冀粉署優游尚無忘乎用趙朱轡撫字猶式慰

於借恂不盡翹誠嗣當宣布

答林蕭山啓

墨綬涖人地接投錢之渚華綬屆道江明載石之
津緬前哲以遺芬屬後賢而趾美門下天材博大
閩學淵源錦製先工洵彌綸之畢舉庖刀久善游
窾卻以皆虛捧檄而領花封下車而騰駿譽任延
薦藻輒賢祠宓子鳴采爰咨荷老豈意非封之
采併蒙絲組之榮清風穆矣其陳詞霏霧燦然而
在笥而生束身先畝久女襪襖之勤謝跡公朝無
復衣裳之倒雖美遺於繡段恐典與請於鵝梁惟魚
枕成杯事類東坡之頌而龍鬚作莞珍傳南越之
裝可以斟酌醇風寢興盛德用拜嘉於明旣旋布
悃於來倅統冀炤涵且勝馳仰

答諸暨令啓二首

尺疏天邊偶遂漁樵之計一鄞湖曲幸依父母之
邦當倦羽之初棲儼然之遠貴佩之爲好拜以
知榮恭惟門下天韻孤騫風華博照庖刀游於肯
綮技驕爾其執神化瑟解而更張俗瞿然其至道

劬瘁農桑之務歎歌簿領之間以一人兼政事文章道德之全在兩浙稱郡邑治行循良之首花穠麥秀頌聲已播於甘棠膏雨仁風春意偏施於朽木褒齊華袞義重緇衣而某枚粒粗營敢費仁人之惠簞醪可共用均父老之歡所冀仙島尚留華綏無改庶九里洪河之潤爲一枝窮谷之安生不任翹企之至

又

伏以潤敷九里洪河均溱澆之仁績最三年大邑

播清循之譽輿誦普勝於賀燕危詞偶托於麟蟲方慙圖海之難工迺荷酬練之遠賞恭惟門下澄襟照物雅道宜民狀冬日之惠溫歌南風而治辦浣江軟水胡公清以畏人萃嶺行春國子稱之曰母製錦初成於南服賜金駢錫於康侯在提封密邇之鄉同大造生成之戴如生者倦飛弱羽借樹卑棲病比相如聊作漳濱之卧行慙子羽未陪偃室之遊偶因授簡於鄉人幸爾奏名於下吏而明公寬其疏節取厥單詞良馬素絲施枉後先之序

木桃瓊玖數奢投報之常愧切捫心感深銘骨肅
嗽蕪啓願附蘭言不盡抒宣統希崇鑒

與李總戎爲姪孫納聘啓

伏以列戟當門夙推齊大束薪在戶願托周親偶
諧五璧之緣遽奉千金之諾齊歡施蔦叶兆占凰
恭惟老太翁門下斗魁間氣帶礪名家盾鼻抽豪
兼文武無雙之譽虎頭授鉞爲熊羆不二之臣樓
船乘萬里之長風才斗靜三韓之夜月迺分外闡
作鎮鄉邦東海洗兵旣書功於善善西平有子復

繼美於繩繩在高閣舊表於芝田將門有禮而寒
舍餘芬於栗里素業僅延方懷宋子之難求何意
蹇修之可托此蓋門下咸虛善受謙道下交廉吏
難爲且錄其子孫之清白儒風不競或嘉其詩禮
之流傳義無廢於采葑榮有逾於倚玉謹裁短狀
用庀荒儀束帛儷皮請告虔於異日澗毛宮器庶
少答於洪庥

答劉叅戎啓

伏惟老太翁門下山河華闕湖海雄材多算孫吳

坐勝帳幃之內能文絳灌立成劍槩之餘手魁當
次將之躡幕府扼烏夷之會戈船橫海卑卑漢廷
諸帥遠在下風干城腹心赳赳周室之賢再見茲
日業秦晏波之績行膺分闡之權生帶草徒滋社
標自廢頌原巷僻分無結駟之遊王謝門高遽有
施蘿之托爰寄辭而誦義始飲水而知源而門下
採以非封報之瓊玖在筭天孫之織充庖海若之
珍飫德彌隆拜嘉知嫺敬修蕪狀用答鴻儀統冀

卷之三 詩賦折仰

名何能推

生問玄經始創桓君山爲之服膺三都旣賦陸士
衡因之輟筆何者兩雄並逐得敵者退於交綏二
巧相推運斤者成於塗堊蓋聲同則倡和斯作力
比者彼已愈明未聞塵逸響於巴人探靈心於拙
目蠡窺大海筵發洪鐘續羔粹白之裘襲石琳瑯
之府如齡今者私甚媿焉而明公大雅含弘溫詞
獎飾義隆筐篚寵溢丘園窺文豹之一斑遽荷知
言之目托青蠅於千里庶同不朽之傳敬勒蕪山

用酬鴻眷仰惟鑒在無任主臣

答嵎縣令

身似樂天懼霄箕裘之緒人憐伯道虛疑弓鞬之
祥謬令委巷之訛辭仰徹邦君之遠聽雖浮其實
而愛欲生門下姬物宏慈克家素業手司化事行
敷一邑之春歌叶風絃僉號衆人之母眷此發生
之盛德兼施憔悴之陳人半稿湯華未有生茂之
望迥寒黍谷偏塵吹律之恩雖過聽而不疑迺緘
書而下責朝飛有雉慙雅意之莫承公處維熊備
後時之可冀則賢者履隆之惠卽大人幽贊之占
厚幣敢辭燕詞以謝

答劉氏聘啓

伏以吉事有祥已叶鳳鳴之上嘉儀順典榮承鴈
摯之頒瞻同榜以同心際素交爲素對賓言下達
宗老騰歡恭惟老親翁門下介特表時公忠定國
伯夷清而近隘士仰其風朱季直以不阿民懷乃
惠歷齊魯甌閩之地兼文章政事之稱而生倚玉
有年斷金等義念相求而有舊爰結好以維新務

女慰情詎免惹愚之累高門樹德聊傾附托之誠
惟儷皮束帛之駢蕃迺入廟升阿而悚惕陳辭報
貺賜鑒為祈

復顧冲菴總督

恭惟明公應世真儒壯猷元老柳堤棠蔭芳留海
溼之邦玉節金枝威靖雲中之塞比者王庭遠徙
幕府秋閒守勝而兀若干城已絕內闕之漸張軍
而勢成角犄行清西牧之塵固當摩崖谷以書功
親繪圖而識姓矣齡序在下風夙叨履露看碑舊

國羊叔之愛尚新握管當年蘭子之名自附惟生
也晚未遂瞻趨為隸也新更稽問侯明公德盛攜
謙禮先逮賤念在編氓之舊推其家世之餘鼎札
賁焉瑤施渥若拜稽受賜盥洗開函銘心之私匪
口可既敬裁尺一附諸使者以謝伏惟云云

同官迎朱相公

伏以帝維賚弼寵已溢於賜環道乃作師慶實均
於操篲握趨在望虛遲為勞恭惟老師閣下手旋
金鉉神瑩玉壺佐歷英標冊府獨鄰紫極端揆峻

望台垣佇啓黃扉卿雲將名姓俱翔東壁與文章
儷耀先朝領袖後學型模屬考材館作新麟綱弘
頓儒宗求舊鱣幄駢開日護蒲輪遂起東山之駕
風隨芝檢仍高西掖之班樹我表儀儼然師保某
等繩樞賤士絲力薄材佇奉循循慙稱藹藹戴盆
闕管鶩二曜以齊暉望氣占星喜雙龍之合彩游
門而觀大海若南北漠景行以仰高山維大少室
快披腹笥曷已心旌伏冀紫氣時臨緇帷晝接斗
南光價賜一日以登龍日下英蕤接五雲而前

敬抒積悃不盡馳懷

同門上孫柏潭老師

伏聞藉厚者質薄而名隆附尊者理賤而時貴是
故蟠木離詭豈鄧野之瓌材下駟疲駑阻大行之
修轡及其遇王爾方歎也極意能察唇吻流之朱
漆略其驪黃則振鬣昂膺埒千金而題價鏤枯瓏
朽登萬乘以垂珍茲品物之恒情等愚生之奇邁
恭惟老師閣下心映冰壺手旋金鉉讎書邃閣長
然杖底之藜讀禮倚廬欲罷里中之社振西京之

雅藻總東國之人倫吹噓回萬朽之春矜矜作終
身之飾假之羽翼潛鱗展翅於天衢句其齒牙已
曲均音於郢唱煒等豹管僅闕虎文未繒筦庫之
家七十爰欣文子之知公車之牘三千遂濫東方
之對睠青雲之可附仰大造其奚酬惟往年操筆
之辰正大孝支牀之日屢披薄稅深奉玄言發履
啓蒙似顛鑪之雪點攻瑕苴漏訝匠斧之風生是
用佩服箴銘惠徼靈寵其爲私感尤倍常情但以
樸款而服官聯釋蒿萊而薦簪紱人爲遇忝事與
不遇相鉛銛斷筆之能臨組有飲冰之懼將無
試賢路抑以仰負師門伏開洪慈益弘雅誨勵首
塗而鞭其後憫迷轍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靡
敢隕墜謹修短翰薄布下私吳會雲浮望鴻儀而
可挹燕京日近竚鶴蓋以非遙伏惟台臺崇炤煒
等無任馳念之至

謝先人卹典

向緣私戚仰藉公評曲荷主持獲諸所請感深存
歿德被雲初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

官之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於遐遠
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門下緇衣好善明鏡照
人尚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立身
本末或不媿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於小
物合詞以請汝南高月旦之評衆口所嘘寒谷轉
陽春之律遂申彝典俯逮陳人凡斯駢錫之恩皆
出贄襄之賜望齡草土餘息木石迂腸佩德難名
銜恩莫報惟當鏤之家乘以告後昆迨鷄骨之稍
興托鴻箋而布欵仰惟照察豈任征營

爲先人請諡與其儀部

門下以直清之德掌邦五禮禮之所嚴名器也而
名與器又莫嚴於身後之予奪望齡之先君子拙
樸自將素乏赫然之譽徒以公清介直效職守身
之概不爲大君子所棄俯垂照植幸徼朝典所以
卹其逝者榮矣備矣齡雖至愚敢忘其自祇有載
之家乘俾子孫世世永佩明德耳而區區之誠猶
有餘冀者竊以人子之愛親也尤愛其名禮旣葬
言謚曰類言類其行也謚而曰類則有其位而無

謚者其人無行不類甚矣望齡誠痛其親砥名立節宜顯白於世而徒以嗣子翦薄汶焉垂隕俾後世有無行不類之疑齡卽隨滅謝不足塞罪今所具墓石之銘其詞蓋鄉之君子不輕爲許可者也令告人匪類不宜見齒於君子誠可齒不忍令及今世而被疑謗於後夫佞直貪廉之辨皆可證據而也佞直觀其進退貪廉視其饒儉進退而稽其焉饒儉而審其實則不辨而見矣伏惟門下握倫鑒之至精居銓衡之重地萬禩先後褒貶而誅若耳目之前先人雖踈遠生猶同世也飾私親以誣至公齡於他人或然而敢以蒙門下哉惟矜之察之臨楮不任哀籲之至

復某侍御

生甫離疏屬卽荷眷知洎辱部民重叨優渥退耕丘里遂罹蓂荼仰望霜臺若在天上門下義敦故素無忘十載之交情切比鄰不以千里爲遠華棧清穆嘉貺駢蕃旣光動於里閭復榮施於禰廟几斯感激豈盡宣揚惟是驄威夙振於海壖猶冀熊

軾重來於日下當茲旁午被以陽春此兩浙之同情匪一人之私祝肅緘稱謝賜鑒爲祈

復趙用吾開府

伏以帷籌宣武十連闔外之權縹冊疏恩三錫師中之吉攝事獨緣夫人之摘詞重忝乎天言恭惟門下文成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宅殺鈴之秘旣養恬而善息遂移孝以爲忠威懾羶裘銘駿烈天山之石氣吞卉服佼佼謀日出之邦礪若山帶若河方昨白茅之土言如絲出如綉先開

之府是宜敷告乎文人於以昭宣乎武德如生者鈍昏淺識窳薄凡材鄭康成邇德之鄉居稱最近李元禮世家之雅門幸先登徒緣維梓之歡猥荷宣麻之任襪綫何裨於黼黻素書再貴乎篚筐賜重雙南光浮三服紫貂煖首煖厭寒氈珍藥扶羸春生病骨康瓠博品葵之價泰山醉飛羽之輕佩德何涯捫心知媿敬裁無狀用答瓊施未竟抒宣統希鑒在

答劉景孟方伯

伏以戈船宣武海邦申萬里之威弓矢專征方伯
重十連之寄栢杲望高於朝野芝綸光動乎吏民
晉書方殷雷雲同慶恭惟門下文成經緯道協張
弛博綜墳典之華曲鬯戮鈴之秘青驄步武飛嚴
霜皎日之聲白賁堅貞矢河上墻東之操迨賜環
而作牧遂仗節以視師威鬯餘皇稟成算三軍之
士氣吞卉服伐狡謀日出之邦屬以杼柚告空征
求登至室云如燬瞻依父母之非遙早旣靡遺膏
澤雲雷之在望已周歲閱考功之課績無前用寵

年笑開戶之旌旂伊邇生南畝潛夫東朝散吏愧
演綸之莫稱歌樂職以徒勤長跼而請去書疏麻
敬報拜稽以登華貺木李難酬翹縷微誠抒宣未
竟仰惟鑒在不任翹勤

謝惠筆

伏以巧裁統素明月頻投惠比瓊瑤清飈自舉每
想乘鸞之妙繪以窺揮羽之雄圖敢不敬播仁風
用資談屑時其舒卷同帳內之歛張愛以珍藏匪
篋中之捐棄占詞以謝賜鑒爲祈

謝李公子

金商節屈玉塞風清油幕燕歡既多受祉甚休甚
休僕肺渴漸蘇幸分朝爽頭風俄失欣奉檄書屢
辱眷存豈勝銘刻佳惠過腆謹拜酒果紗襪 華
幣附使以歸仰希鑒原不盡覲縷

答某方伯

伏以八命作牧榮分滄海之符三載陟明寵溢紫
微之署芝綍崇追於祖禰壘書歡動於吏民晉書
方殷雷雲同慶恭惟門下誠明格物雅量邁時博

綜墳典之華玄覽天人之奧木天丹地譽冠充朝
熊軾隼輿惠敷四國二伯領周官之重百城瞻漢
節之尊屬東南杼和之幾空兼山海征求之查至
室云如燬瞻依父母之非遙早旣靡遺膏澤雲雷
之在望物無疵癘疑居畏壘之鄉郊有繁陰共識
召公之芟生南海濤夫東朝散吏愧演綸之未稱
歌樂職以徒勤長臨而讀素書拜稽以登華貺疏
麻敬報木李難酬酬綬微誠抒宣未竟仰惟鑒在
不任主遙

答某藩司

伏以八命作牧榮分緊望之州三載陟明獨署循
良之考睠是軒綬之渥寵用昭屏翰之良圖伏惟
門下雅道匡時素心映物朱旛皂蓋行春蔽芾之
中畫戟凝香坐嘯燕清之表汎地屬股肱之要劇
時丁瑣尾以流離拔薤本而懲奸虎無飛邑秀麥
岐而播頌雉有隨車期既可而時已告成歲有餘
而月何不足真政科之異等在輿論以同符生久
慕清塵未親道範才慙青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
華綸亦與聞乎漢詔敬陳咫尺用報瓊瑤仰冀鑒
存曷勝馳仰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端委舊邦彈冠新運生王者之國周之鎬京近仁
人之居今之鄒魯老師閣下神絲嶽降躬幹斗樞
文章居多士之先德業在一人之下司馬者英之
日小童走卒共識姓名鄭公通德之鄉竈婦廬兒
咸稱詩禮矧此衿韋之彥誰非陶冶之餘範我馳
驅法尚傳於秋駕遺其驪牝任允屬於方臯至於

某者學殖就荒德輔未舉爲樗無用幸揮斤匠石
之門向若而驚復觀水海王之國而鈍昏寡識差
稔失倫蓋遺禽慙一日之羅寧市駿得千金之骨
惟文體濫觴之極正 朝廷改瑟之期欲還棘刺
之風寧失英華之士而無裨雅道已軼時材則抱
媿捫心何辭衆口者也伏望矜乃謬迷指其紕漏
雖至教罔施於成事庶德音可佩於終身

欽定集卷之十四終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五目錄

書

奉常心翁老師

上政府

上朱相公三首

奉座師李閣學三首

與周海門先生十五首

與袁石浦三首

與袁六休三首

與焦弱侯

復許敬菴

與何進士

答張含宇親翁

與謝開美表兄十首

與李櫛山丈二首

奉劉晉川先生四首

奉林傲庸宗師

答馮清宇學憲

與友人

與徐魯原先生二首

與余少原直指

與余山陰舜仲十首

答李大蘭二首

與何泰寧親家二首

與何越觀六首

答劉撫臺

與朱府尊

答潘鵬江年兄

答朱二如

與商仲文二首

與蔡虛臺年兄

與莊年兄學憲

答聶錢塘

與王葉蓼太守

與劉乾陽

與某公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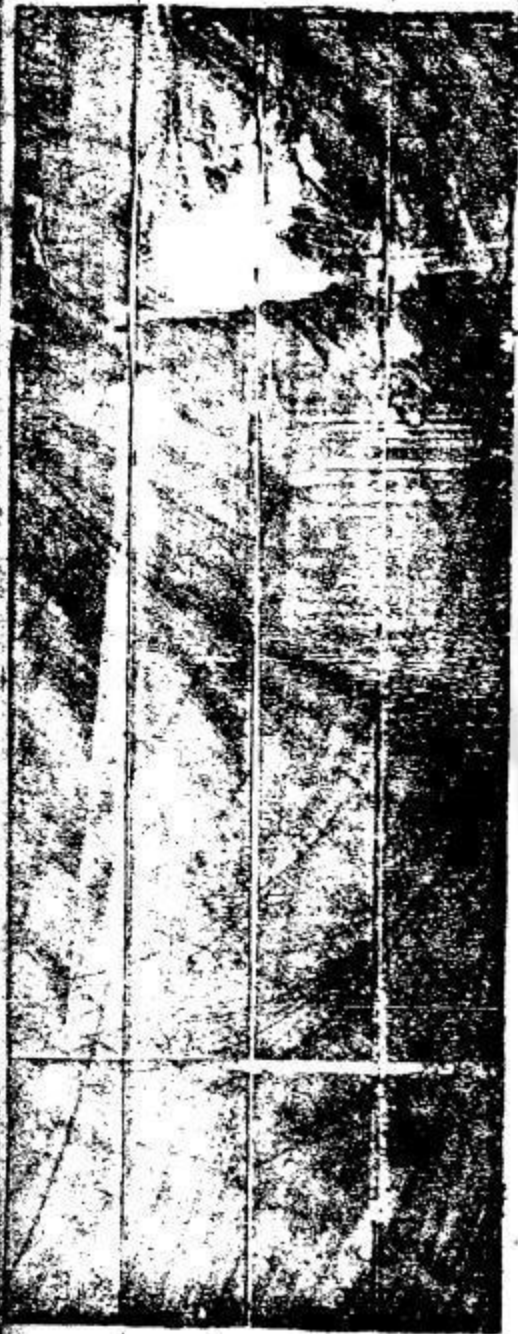
與錢伯濟丈三首

與林泉叔

與我明弟

與幼美兄八首

與一金禪師



有集卷之十五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書

奉常心翁老師

望齡駑鈍在羸無用於當世解龜南還三閱歲籛
海壖僻陋望武昌雲樹間絳帳在焉宵著天表歎
然無涼暄之訊迺其瞻依至懷無異扱箕撰屨日
請事函丈間也伏惟祥琴漸和道體加卑上無浣
淪之戀俯有傳經之托朝思黃髮衆仰東山且暮

有環召至矣望齡身如凍蠅無復千里之願加
家慈火疾時動日營醫餌坐是有首春之請幸而
獲遂又厚幸母疾少瘳娛侍膝前私計人世之樂
無以易此者巢林走陸各有栖宿齡之栖宿在是
已

上政府

望齡聞賢宰執用人如大匠然其道皆彙成而重
棄一物然匠石之斤無散木良相之四無佞士者
何哉蓋兼成者不必兼用樗全櫟棄以成之齡

以為全我之恩尤甚於用也齡年十七八卽有骨
體之病生而疲薺又服藥過差年三十又有壯火
之病脉理煩濇醫謂不治節竒萬端幸延視息然
壯心已盡去矣辛丑持牒奉母來京師獲奉提誨
以里門後進父兄雅游蒙閣下特達之遇撫按殷
重雖儔人旅進之中仰望色詞有以自異史秩纔
滿輒踐宮僚至官數月又遷五品舍其愚而寵之
以事憐其病而與之以安至於罷僚請休而厚眷
奉奉若將維而繫之齡雖木石敢忘鐫鏤歸耕以

來畢志隴畝然曾未逾歲徵命忽臨進秩異章儼
然有人師之號閣下豈獨私榮寵之已哉蓋閔其
自放空疎寂寥之濱而責以效用也分宜蒲伏就
道畢命捐軀以報隆遇而疲病侵尋情事辛楚疏
揭所陳片語無誰至於老母衰悴有不忍言略爲
金翁老師道之姻連之中聞見真的閣下可問而
知也齡之休廢如暗者之默痿者之居非有慕效
而然誠得奉老母沒齒貧賤乃閣下所以生全之
德也一德焉以過哉情旨迫切須言無端併布白

慈原炤

上朱相公書五首

望齡材品最下徒以葭莩末交卽羈奉教遂歷門
墻翹館旣開扱箕再禩閣下矜其孱劣與其愚誠
教如慈父禮均小友戴高履厚莫喻恩私而齡志
灰多病之餘業廢惰疎之久仰承眷望徒有汗慚
奉違以來畢願草莽惟仄聞鴻譽仰頌新猷引爲
私幸而已夫夔契伊周其人實遠茲者同厥里閭
出其門下日親隆美身享太平其爲寵藉可勝道

耶夫杲日麗天翺飛振羽晞驥彈冠亦士人之同願也齡獨何心而硜硜不化蓋命祚奇蹇情事窘促譬如暗不樂辨斃不慕行非以尚默而效靜勢有所極耳私情覲縷略具疏揭宣寫未罄復列於別楮仰惟大匠用材枘榘畢效然樗全櫟棄總係曲成萬祈台慈俯燭俾速遂祈請不勝感戴之至

又

家慈痰疾既久昨居京師烹煤飲麤勢遂漸劇至
寒熱間作兩腓兩胫間肉俱消脫此醫經中

大忌也今雖稍愈而大肉未充病本尚在齡兄弟出門數步腸若抽掣雖貪祿若飴勢豈能出此舍侄女所親見令郎親家所親聞非敢誑也又生歸甫歲餘山棲未煖而遽徼徵命及居同年在職者之先是前日之退適爲躁進之階耳揆諸事理尤屬未安望齡極爲愚昧惟自知一隙似覺稍明外鏡狀貌內揣材力涯分已踰不敢妄覬非分以速災禍他人可欺必不能以密邇之跡欺老師也田間資遣一力頗費經營二位老先生前萬祈鼎言

贊決一請而得銜戢無量

又

望齡腐草朽木耳無尺寸之良樵蘇之用閣下愛
滅其醜杖拭而滋培之茵蒸螢化若有餘望焉歸
耕纔數年淪隱姓名兩掛除目而齡病質轉頽母
衰日甚常自惟省此身不獨無效用之才亦無富
貴之福矣夫以仲尼爲之師而歎子我之難雕護
卜商之疵吝誠知之全之也願閣下亦全而置之
勿以措意齡心如瀘灰無復餘皇獨先君平生斤

斤之守宜不爲公論所棄徒以齡懸薄不歸身爲
盛典久懸未定每中夜念及爲之忘寢正月間見
禮部補謚之請竊謂所及止近年初卹諸公耳先
人遠在限外不敢妄冀比從山陰令處得諮訪書
冊始知尚在議中喜甚懼甚先人沒且十季矣交
知落落日就湮泯失今不及老師秉軸父跡未陳
之時圖之後豈復有緣會乎閣下衮鉞嚴於朝堂
月旦精於里閭恩義兼舉予奪具章倘先人磴然
小廉獲與獎錄於官常士行亦有少裨老師所以

榮施於齡者甚於九遷之寵三旌之位萬萬矣臨楮不任瀝血

又

夏初舍弟試歸蒙賜劄教深悉老師憂勞至意是時方有令郎親翁之變悲惻之際輒念閣下方勞心樞地骨肉至痛何以堪之擬卽具狀申慰復念閣下哀緒方新懼以無言重撓神宇用至稽縵然於情禮極爲不安恭惟老師寸衷而運乾坤隻臂而應社稷所謂天下之父也方今運丁否塞人各有

有心所以燮調元和鎮戢竄競惟閣下一身是恃是恃尙憂能傷人精神血氣稍至矢調何以盡瘁公朝極思理道乎雖東山林壑雅志甚堅揆諸時勢豈能遽途惟望以公義節情達觀遣累居常履順茂延天禧俯答輿望不勝禱祝望齡病劣如昔近逃虛深岫中頗足自適每思恢遠之材福德之相如今郎親翁而壽纔逾艾况孱薄如齡者寧足恃耶偶會雨若兄云有便足詣都肅函裁候私衷覩縷不罄欲言

又

齡初見部疏謂所議在萬曆三十一年以後予卹大臣而已比得傳來咨訪文冊方知先人尚在議中亟以爲請得無後時否私覽冊中有趙定老少宰劉彙所侍御而無余中宇司空姓名未曉何故余公儻言早見在諸公之先而職崇於侍御氣平於少宰 朝廷方磨世勸忠恐此終不可遺耳齡方爲父陳請不宜旁及偶有見輒爲老師言之以備采擇惟鑒其迂愚幸甚

奉座師李閣學書三首

齡聞唐虞之盛其君蕩然無所與於天下而其臣履遺不納冠冕不顧過其門三不入亦儻然無所與於身家惟尹暨湯不殖不取上下之間宛然臭味齡竊以爲有不私身家不苟一介之臣而後可以不與崇高不殖貨利求其君夫居易於已責難於人不可得諸平交而妄冀於君父此齡所謂舛也恭惟老師閣下躬大禹之勤擅阿衡之介不獨天下仰之而 天子尤深鑒之相麻初領小夫走

卒皆知抃舞以爲虞殷之朝可以再見頑懦之俗
可以立起況如小子齡者最蒙知眷身備灑掃其
爲欣躍豈可云喻聞慶之始卽宜肅狀馳賀而仰
體德意輒屏縉文旣不能專遣一力又不敢附託
他人謹因從叔入都以尺素布聞而已行者緩發
坐成稽慢亦惟閣下有以原之書不盡言

又

舍弟北還拜捧尊誨齡孑然孱病之身不能自憂
而老師爲憂之敢不佩服家世蒙國恩在乳抱間

自全官俸私心常念捐軀命報萬一甘之如飴所
以沉淪而不反者亦欲退處安靜以養微力從事
學問以挫輕心強弱志庶幾異日可見之施用耳
豈意體骨虛羸日就疲蕭性質浮動難施矯揉養
生學道俱無所成空費日月每自歎詫夫人臣所
以用於世者才力與神識耳而齡力不及中人識
同下士操何具以從縉紳之末哉惟有度德量力
引分知耻爲 聖朝不欺之臣師門自好之士竊
有慕焉而未能耳賤齒近衰已稍進滋味又室中

久似有孕者初患滲漏今安固已四五月身日龐大而胎不甚動尚在真贗之間使幸而無它亦足仰慰老師拳拳厚意也吐握方勞惟爲社稷珍愛至禱

又

客秋曾因族人北行肅狀申賀極知不恭而仰奉夙教恃以忘罪嗣是闕然久不修詢豈勝懷慕茲有陳啓先人素有清望祇緣請郵時適部迂被言

朝廷一字

之在時痛於心比者部議類補先人名姓幸而議中真百世一時也身沒既久知交落落後進少年不復識前人典刑抱茲憂懼恐盛典一漏後難再得欲默以聽懼揜先人之美言之又非所宜言謹用大司馬孫公所撰志文一冊因便奉塵老師清覽此中語一字不誣金翁老師姻婭也知之甚真少宰楊公素精人倫先君以歛守著名而倉場游公歛人皆能言其事可問而知也齡非敢望老師私齡以及其父也老師秉軸政府而父美不聞當

為誰復言之此非他人蔽賢齡自蔽之耳罪可勝
道耶齡聞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今制不予人以醜繆之號
而隱然槩與人以醜繆之實行高者復責其顯功
功大者復訾其細行遂使賢士勞臣與僉邪回佞
及庸庸無表樹之人同蒙其辱竊以為過已先人
身為六卿而居室服食纔同寒士直躬履坦不佞
不求不以一介淄已詞假人端疑無欲與道合
體潔已奉公恩德著於民社可謂清矣此矣誠蒙

朝廷鑿錄錫之嘉名不與庸瑣回邪之徒同其
泯泯亦足以表官常禪士行豈獨其子孫千百世
營藉無已哉齡疾病自廢心如瀘火無復他望惟
以縣薄不嗣隕其先烈常用痛心倘所願獲從其
鏤德銘恩甚於九遷之榮三旌之賞萬萬矣臨書
不任祈禱迫切之至

與周海門先生十三首

望齡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染指此道動踰數年而
見處未徹信力未充日夜憂念未有安歇重荷垂

冥蒙蔽意將拯而引之自惟鈍昏無以爲地每念
若刀刃刺心使至辱手教徵詰蓋將令之剗勝剖
臟發露病源投以神藥敢自匿瑕惡仰孤盛心竊
聞華嚴十信初心卽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
何階級之可言哉然不妨五十位升進鄰於二覺
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不妨知
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又汰而日消習氣旋除
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鍊而益露光芒嬰兒出
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不異舊時瑩淨

魁梧新新莫禡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
智證也嫺安拽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實功七以緣
起無生爲照覺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爲對治故
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
學之遷改凡夫於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爲實有
如魔人認手爲鬼稚子怖影爲物遷改雖嚴終成
壓伏若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也學道人善是已
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改是已改以無善爲善故
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圖甚速頴子有不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
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
要熟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
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
氣饒你總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
改過始有相應分是真遷善是真改過是名隨心
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老和尚紛紛言說總不
出此尚何置同異於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
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用處
未能相應如人一片田園未曾收管何論荒蕪哉
竊慮隨文之解未契佛懷臆測之言終成戲論以
此惻惻居心不寧耳老丈何以救之愚罔無怙實
思依恃勝友若悠悠之會既渺箴規反成諍論恐
無禪於已深不願與之從事也蓋自救與救人自
利與利人途軌各別老丈志於宏道僕志於擇友
隨所餘欠各有取耳何如何如

又

李子長來既辱手札刻字人復持翰至諄懇直截

真如頂針膜錐感刻感刻向在京師時苦諸色工夫間斷難守忽一日覺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機至無而有至變而一自幸以爲從此後或易爲力矣中亦屢覺知寂知知古人所訶卽此意純一亦落是中曾以問蔡槐庭渠云以楔出楔做工夫人少不得如此然亦不能純熟私念竊謂初習路生耳繼以專翕之功庶有進步近亦屢察其紆曲不若無義話之直而意中已稍慣每提撕便現前持話

冷淡易此甚難又念陽明先生語以爲學者能時

時當下卽是善學做此功夫覺得直下便是無從前等待之病但虛懷不作意卽工夫熾然念慮萌動乃覺間斷故妄謂生盲人拄杖一時難放此意少便亦是明知故犯權以爲拄杖耳大教深切敢不痛領但全體放下令真妄二見毫髮不生恐非紛擾心意一時所及常人聖人且不敢較而年過四十心地未開每清夜夢回卽慚惶無地日用間稍失正念便手足無措每羨愚夫愚婦人人勝我其舉動念慮各各輕鬆百倍於我旋轉旣不易懼

怕又不免惟俟老母稍健又當閉戶與之力爭大
教置坐右時時省觀以當酷烈中一杯甘露也便
中祈更垂示勿棄鄙鈍爲仰

又

直截一路弟五七年前已自許不疑而命根終未
斷故屢屢有得失未能快然無事近日單提一萬
法歸一話較往時頗覺懸密且不敢求速效也尊
教感感今日方爲話頭所苦得來語轉覺悶悶諺
所謂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不敢謾亦不敢負

片下也思欲入剡甚渴正月終出外尋地至清明
前始歸又連日拜掃待晴卽復出矣意欲須天熱
走山不得時賫一月糧奉訪山寺中坐夏少時求
大鉗槌一了疇昔耳舍弟偶至外家渠資性視弟
稍利而常憂其氣浮在大藥王自能對症發劑也

又

王儀宗還會附寸楮令親以選舉至亦仰辱大教
感刻感刻弟本擬乘秋爽南棹而散同年黃宮庶
方以是日得請理須少緩又舍弟婦分娩在杪秋

過此又虞河凍未能卽如願耳東山隔岍曾記罔
志中云是諸謝舊居至今得老丈振其遺躅甚幸
然彼日以游言相高耳五百年野狐未必不聞講
席而化也老丈真知妙悟猶有無常迅速之言若
弟者於疑與信兩無所據悠悠碌碌日月其滔惟
憂愧之懷頗倍往日耳

又

數年請益伏荷深慈俯垂誘納劣根小器加以洪
霆時雖有傾什汜溢之患而染香行霧漸被薰染
幸其厚焉瀕行復枉車從遠餞郡郭不勝銘戴入
都困於趨謁未就甦息而旋有筆札之役王事敦
埤日不暇給蓋生平未有之苦欲以間隙勒一狀
附布而心力疲怠不復可強坐是久疎罪何可言
此間舊有學會趙太常黃宮庶左杜史主之王大
行繼至頗稱濟濟而傍觀者指日爲異學深見忌
嫉然不虞其禍乃發於卓老也七十六歲衰病之
身重罹逮繫煩寃自決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
尚莫如程朱二先生而今所謂正宗者卽當時所

攻爲僞學者也古今談學者衆矣其誰不僞之然則貪名逐利敗度地族者乃稱真乎聞楮山先生入越士類翕然嚮風譬諸禪宗其臨濟之興化乎弟時下謀歸甚亟樞侍教席當不在遠須引剡溪水細浣腸胃中舊聞作不識一字俗人以聽雅教也

又

相望衣帶水不能一接頰論悵然於懷復辱使命重以多儀感謝感謝弟留滯年餘蓋有爲耳成語

本者踐之已晚非敢自托肥遯也學道未成而以涉世途如衣絮觸荆棘動輒掛礙每覺境強情弱展轉悔責恨計不蚤決也比於當下之昔稍覺親切去迂曲之途游蕩平之境日親哲匠以進新功端有厚籍焉客歲之事吾黨自當任其咎憶臨別時老丈已諄諄言之管東溟丈亦曾有此論入都諸君子志業方銳遂不顧而爲之後既章聞改換滋醜昨以王事在留都已稍從韜晦矣敬謝良規敢以徧告同志餘容面請不旣

又

辱教奉切真如提獎癡兒誘歸亡子感甚感甚杜足廿日以老母病瘡出侍湯藥乃知人生靜緣亦不易得也蒙指示安心的訣雖粗浮之氣不能便爾得力而近亦稍知省力一番尋常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而往往亦致疲勞豈將心用心其所謂易簡者乃煩難耶抑習之未久生處不熟耶舍此又似無所持循其持話持名諸法又不若此之便不知無大誤否終年逐逐幾過半生今日只以尊教了無所得爲四字真言何敢課效旦夕乎惟便中詳誨之

又

刻字人入刻會附請教思位兄左顧又辱手教深感垂念弟以老母小恙出侍湯藥者已半月所喜醫藥稍稍奏功可冀平復深知問寢嘗藥爲第一親切工夫而胸中又常若有負與室中體究翻作兩橛疑之爲病深曉而不能斷奈何奈何併前東

願併教之思位兄誠切真道人也恐門墻亦不多
得敬服敬服

又

左桂史在京師聚會時跂仰殊切下車而禮於賢
者此其夙誠耳老丈方居廬守禮重道自不宜見
弟當敬致來指也夏月病暑偶看得一部史遂爾
過去宗鏡雖再閱未曾契入與不看同遵教卽當
細覽之也有人從金陵來傳耿叔臺語頗以侗老
不載宗傳爲言昨得焦弱侯書又諄諄論之併寄
所作行狀今併奉覽

又

久不奉詢豈勝渴仰暑候伏審道履萬福慰慰弟
只是挨排過時雖稍知惜陰而蹉過實多爲恨恨
耳余令自台還亦曾見過因得見南阜宗傳序文
所云復老的宜載入弟以世俗心腸故欲姑緩之
耳至三帝果係真正豪傑於斯道暗有契合弟意
著書立言凡以砭世不宜驚以奇特令之齟齬而
突入三帝似於過奇似於驚人耳惟仁丈裁察

又

昨游意不在山水欲時陪杖屨沾霧潤耳俛然獨
往興殊不佳沿途寫有路程當稍潤飾爲小記草
具當奉覽供一噉也蔡丈書禮領入出世入於世
不宜左丈悉力拯扶尚未能濟正有一束托文令
君致之今須附益以謝帖耳

又

此番相對更覺信服之裏有倍於前固緣玄詣日
深豈弟之執滯亦稍活動耶學道不了併詩亦無

意興爲之誦佳篇嘔噀亦如嘔噀欲吐宿有遠覺
寄呈諸不一

又

久不奉晤言渴思趨謁母疾淹綿此身不復自主
聞櫛山丈與諸友入剡如立地上看人躡雲而升
健羨可言耶櫛老力疾而東想當小住旬日耳歲
寒之盟兩心和照忽新歲聞人言有歸興知必非
櫛老本意弟疎略人也然身無飾貌口無僞言惟
知愛者恕其疏節亮其誠心爲庶幾耳況供給已

有定議弟每月費甚少惟多費諸友心頗不安不
必閔弟貧婁憂其難繼也惟願老丈曲致此意萬
萬勿再萌一念也余山陰倡會殷勤春仲滿望命
駕郡城一新學者耳目如惠然肯來弟亦當攝衣
以從也

與袁石浦三首

謝生歸已迫歲暮所費手訊百有二十日而始見
歡喜何可言通都大邑賢士所聚猶有巖谷之歎
況真處巖谷者乎黃昭素不知何日能還都渠如
黃楊則僕更是虎刺山茄樹也可歎可愧舍弟迷
謬與僕等能詩頗勝其兄僕向不入此保社昨與
六休同遊爲所牽綴間或有作旋亦遺忘前得京
信時有志喜詩舍弟亦踵韻今錄似佳什秀色可
翫二令弟每誚家兄作本分詩以僕觀之自是令
弟過分耳爭惟得阿兄耶

又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夢覺
未覺人謂睡着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

謔囂純是苦趣僕魔者也足下雖振其手搖其足未肯霍然寤也欲自在得耶憶侍雅論時覺身心時時有益自遠勝友轉復茫然雖苦自鞭策較往日已加緊切而逾求逾遠不自知其入於支離艱僻之內此古人所以願親近善知識以爲甚於衣食父母也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歎歎

又

秋間連得良訊兼蒙厚奠謝謝僕比日詩學禪學俱覺長進恨不得與吾丈面商之耳從來詩道大

明派頭甚正至我朝何李諸公忽爾衰絕楊用修博學多識向甚慕之謂其述作必能超絕等夷昨得其全集其持論正與諸君等然其七言律與五七言絕句大有佳者所恨太似古人遂減成色習氣所羈要自難免弇州諸體近郎陽者輒售使芟繁撮要選作三兩卷自足傳世若未刻者其佳可知矣丈如抄得乞錄示須煩無養二生何如

與袁六休三首

此事如磨鏡當投藥時反益其暗及藥垢並盡光

瑩自然勝前乃知華嚴五十位與尼父志學從心
年進歲益本無了期本無止法此後又不知作何
進步耳向來將許多好詩沉沒在胷中今此自覺
媿負如大量人不飲飲乃知大五七律皆昔時所
畏今試爲之輒敏而佳已亦莫測所以但目前無
知音者自哦而已天池遺稿甚富今正構寫已得
四五弟亦稍爲校閱詩存其九文存其五校畢當
集爲善板流行兄亦不須更寫也

又

吳初詩爲詩以爲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更謂
過之初言之亦覺駭人及見子由已先有此論兄
言又暗合益知非謬永叔詩雖好終不如子瞻蓋
子瞻如海永叔如三山雖仙靈所都終是大海中
物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岑之間雖
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
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雋永道拔七言尤爲勝絕
叢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
尚不知有陸況於徐耶宋集弟略有數家惟陳無

已張文潛蘇子美集不可得京中書坊或偶值求
爲買之時賢未曾讀書讀亦不識乃大言宋無詩
何異夢語劉須溪嘗言詩文至文選爲一厄弟殊
伏之而楊用修大以爲笑用修詩亦有佳者而論
詩則謬大抵類此也兄近作又何似爲寄數十篇
爲望小价入都請卹初時覺忙甚故寓意於伯修
書中後更大閑空復作此紙惟勤寄祝祝

與焦弱侯

先人今日入地明日屢及白門之下矣而不能者

一坐貧一坐葬地未定耳鄭君爲老尤所推必具
眼弟深願見之但喪後百負相迫假貧路窮欲發
一价迎之而苦無資歎日前有爲言孫子參同者
方想慕間忽捧來惠喜甚喜甚弟多病無子多病
近死故不必防死不防死則不必學兵矣無子則
無福蔭無福蔭則不必學地理矣常欲求一極便
宜極省力者學之而便宜莫如學道省力莫如念
佛雖行業未純知解未徹而此志則堅若石大若
天萬劫不可磨百物不可換矣

復許敬菴先生

齡自童卅之年卽佩服風義以里閭家世之雅其
摯見門下不宜在四方士後也自顧儻然無以爲
質又出處踪跡時復謬互雖竿牘之請縮愆未敢
蓋其姓名汗辱懼介紹之未先而覆爲戾也迺辱
鼎翰寵施詞旨隆重顧齡何人而能得此於長者
孔文舉雅尚之士未知道也而當時豪傑或以知
有其人爲喜若齡之不肖豈有可知於門下哉特
門下以成就後學爲已任而不遺於么麼耳然以
因緣繼是或得自進廁講席之末列宴爲介紹亦
旣厚耶佳刻敢不再拜明教朝夕惟誦以無忘今
日之賜

與何進士

韓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僕嘗以是銓校
文行殆庶幾之簾中得佳卷歎其溫夷沈密似有
道者之言也蓋欲亟見其人焉以券子之言而信
吾目迨役竣而出則車徒已南邁瞻望靡及悵悵
何可云然子之鄉人與衿鞞之士素有知者類亦

能言之而僕耳亦熟子名舊矣僕之術其不妄而
吾目其不吾欺耶雖無緣接對差自慰焉千里之
外致煩使介洋洋乎詞之令而義之周也顧僕何
人而能當之綵衣娛侍融洩如何官政宦遊之味
烏足易吾子一日之歡其勉崇令德榮施於親可
矣

答張含字親翁

使至辱翰貺銜戢銜戢貞金明鑑鍊之彌精磨之
愈瑩真僞不可揜也門下宏抱邃識峻節鴻名充
而之入知之無以增高益厚而嚙齧之口顧足以
杖杖鍛鍊發揚其光明由此言之夫孰知謗之不
善於譽乎望齡居此殊錄錄雖濫役紆摩而才弱
非任老親在念秋深將乞身歸養時下已微寵得
滿惟坐待數通綸命足藉手矣

與謝開美表兄十首

別後殊寂寂賴有幾箇共性命朋友日日眉毛厮
結以是亦能遣日前月月夕無夜不會或至漏下
三十刻迺散二十外偶至龍華愛其水田蒲柳宛

有江南之致遂連遊數日方罷亦可謂荒宕
汗漫之遊矣七月八日已秩滿 聖節後卽假
門九月中爲行計意欲乘隙往盤山住半月耳

又

館中寥落入門無與語甚思一談弟以足下職守
不可曠勉自抑情近聞維城交榮轉意謂兄必一
入都每出將歸必意動或當至耶得報且以自寬
耳春已去矣連日間一出遊頗樂兄性旣浮動兀
坐山城故應成疾於家叔處求得一方附往四月

浴佛日與二袁約遊西山兄能於此前至京餘行
與之恐福薄人不易參我遊屐耳

又

五六日來自午至昏無一刻不望騶騎懊恨之極
繼以怒罵不意來書猶復云云使人絕倒今來李
寅城手札爲足下請數日之假倘得聚首五六朝
卽維城兄萬金之惠也前書歸覲語迺一時戲談
非實欲足下同行也弟廿五日准行矣書行命駕
幸勿再遲

又

仲夏得手信甚慰承於玉蟠處得箇入處山河大地悉爾消隕而習氣未忘弟所未喻也如何是習氣山河大地是如何是山河大地習氣是山河大地既然消隕習氣何地著脚兄於熾然中消之使無於空虛中憂其爲有卽此惡見於山河上突起山河於大地上重安大地是謗玉蟠也是謗自也但莫妄分別自然無空花願兄實地叅究莫掠虛頭祝祝四嫂復於今月初一日去世人生正計年年穩亦不可得蓋此趣中本非安處躲避不得怨尤不得惟當速求出離之術是要訣也

又

弟於臘月五日始抵舍老親衰病之後形神頓改以此知速歸之非謬也閒居少侶不勝離索之感自咎貧薄致足下托身絕徼獨坐小閣中瞿瞿顧影念無可與言者則開竺典快讀一卷自娛而已平生自恨與人太孤絕亦欲求一二新交多不如意迺知老憨亦大是可人而聚頭時屢屢嫌薄之

何哉維城兄質直忠厚與人耐久交足下自是野
鹿性格然上下之間俱當委曲周詳不宜稱性吾
輩既是兄弟又童巾之友故能相亮若一槩施行
恐未免窒礙耳弟才非長吉又未卽死其文不足
靳惜足下如處之園中是爲藏拙也謝謝袁公處
有所聞否努力努力 市昨過吳門見次公相與談
二三日始別其言大 發明相約橙橘熟時往遊
洞庭諸山究竟此事 不容機緣若何耳

又

昨讀東江泛舟於湯 浦溪山逶迤直是吾州第一
佳處其人多富而好 禮有居可儻有舟可通爲兄
卜居莫善於此弟亦 大有結廬之想其地密邇日
鑄曩所謀忽復萌動 兄可方便一詢

又

折乾飽篋而又餬口於兄於義安乎拙文於大製
蟻丸蘇合也何用煩 主書容再呈

又

近日道味何如想益精進足下今日乃真吾友白

首中林有淨侶足樂矣好參五錢奉上前日開美
僕無此餉也

又

聞老母有微恙雖得近信言小愈而不歸一省視
安坐山中心終不安欲暫去又無一人爲李文主人
敢屈道從昌暑一來深谷多風修篁無暑與下
方別一氣候雖出門頃刻之勞所博換多矣入山
視禁足尤爲安靜不爲破戒也

又

昔年已全合否弟家祭已破齋兄可來此鄉生所
著生生編弟爲稍刪煩文錄得三之二中多援禮
經爲更名禮食濬源兄向來索刻今奉往此書行
頗足曉拘儒也王雲蒸亦有鑄版之請弟云已諾
於濬源渠方刻書工匠咸集或一人捐貲一人任
勞亦甚便耳惟相與商之

與李櫛山文二首

陽明先生道信於天下而不盡信於其鄉龍溪先
生繼之言旨於天下而不甚旨於其鄉人會稽之

人宜若焦種之不復春賸耳之不可號令矣迺先生枉玉趾而臨之信而從者若雷動蟄起風行草順其回心向道反易於他郡而寒宗子弟昔所稱不信不肯之尤者而歸誠先生惟恐後焉於此想見盛大之養造就之妙抑亦此土人士機將熟而緣有待耶獨恨羈祿遠地無從瞻望風采及奉使秣陵庶幾道從在是取慰饑渴迨撤棘知尚留院中不勝悵惘會稽諸生望先生爲慈父而先生亦有意於其山川謂可居以老也生且乞身歸矣焚香洗鉢以過餘生區區誠願非有虛假率爾附款不盡翹注

又

先生許身宇內有年矣安敢以我越私先生第先生於越人士造就甚衆感化更速似文成龍溪兩先生有靈而賜之先生也先生嘗有言曰吾全副精神在越越人士精神實亦全副在先生非汎汎者比若生輩乞歸山林止爲此事更無別念願得皈依大慈心更惓切先生當必有能鑒其忱者仰

祈無宿舊盟儼然命駕幸甚幸甚

奉劉晉川先生四首

望齡在京師時從焦弱侯遊得聞卓吾先生之風
繼得其書畢習之未嘗不心開目明常恨不能操
巾拂其側繼聞其住武昌有顯明其道而尊事之
者問之則老師也此事非鐵心石肝不足擔荷老
師非其人耶仰惟日夕咨承道機圓熟深切翹企
齡根器與劣偷心未忘雖信慕頗堅而參尋之力
學為世樂所移近以病歸出閭益無朋友之助

恐道淪落伏惟老師垂慈憫少惠藥言奉先生
或有新著併希錄示一二開我迷悶生成之恩也

又

伏論道力日強悟境加闊不捨大悲為世津濟理
事交徹德業郅隆豈勝欽仰惟末法凋敝甚矣解
路漸開口頭滑熟便儼然以宗匠自任求如吾師
的實參詣虛已下人者真麟鳳間出優曇乍開也
長君聞精進不衰令人思企 望齡憂苦以來此
志彌厲但僻守苦塊盲無見聞恐終致沈墮耳我

師何以教之

又

荒度之餘想河流漸就約束矣金輪始言老師超
悟穎絕而兼以行業精純豈勝翹仰古之尊宿如
永明天如士大夫若楊次公輩皆心契一乘而禮
誦不倦嚮往彌堅此皆大心弘願非沾沾於一知
半解者何幸於今日見之且天倫父子之間有香
火友朋之樂所謂大家團圍頭共說無生話此世
出世間最勝之事也如某者輕心淺見欲自強而
不能然自分畢志於此此外無可攷心者矣留不
多口之地不知卓師能安其居否老師運何神力
令得駐錫江淮間爲此一方作眼生襄事後庶亦
可遂咨請之願也

又

淮方甸寧河流安軌位育平成之勲於斯可見第
不審師於動靜間忙間心境果無間否原始要終
果徹底無惑否任運與克治並行不悖否望齡愚
蒙眇劣漏器敗種然於此不敢自棄亦不敢自瞞

秋杪奉老母北上經過祇謁將於吾師請正焉

奉林傲庸宗師

廷尉盧公以尊翰至開函擘紙如面命之至勉之以立已當官之節期之以恢弘長永之業詞指隆厚非所任也雖然不敢不勉齡夏間遘同氣之變老親繫懷恐不堪其憂以此移病得歸已而果嬰劇疾顛頓道途者首餘日幸得舍拜老親於堂則歲已杪矣數年京洛間塵鞅馳逐素業彌落大他交關獲以其間自竭誦古人書畫究其大端或者萬分之毫末有少窺見則仰答知過於異日者意有地耳老師識詣超絕出處俱適惟有以正之顯望顯望

答馮青宇學憲

恭聞榮主文柄不勝抃舞士習之窳久矣正以上之人專事文藻而不以行誼爲意抑或其人本不足以及表率風厲之而至於此門下清譽直節旣炳然一時所以建表立範者不患無其具矣僕所望

於門下者惟願少留意廉訪分別淑慝皆取其尤者一二以示懲勸僕卽不敢遠引他人如耿楚侗之在南畿屠平石之在吾浙諸生無不廩廩自滌濯舊有微瑕者皆惴懼伏匿惟恐不免近未有此也我公以爲然否

與友人

生少嬰病苦長而無成雖以文詞爲職而冗俛燕廢無少窺見復耽味虛寂增其疎陋至所謂虛寂者雖頗愛其言實又無得也四十無聞每念如示刻骨但其悽悽之衷誠願慕世之賢者染香蒙霧薰濡其萬一而伏在海隅所遇者復少徐文長里中人也然老矣又杜絕賓客不可亟見其詩文實有深詣與作者肯脗合而世方持膚鞞爲雷同知者蓋鮮僕以爲文長之才天下後世之大且遠不患無知患在湮而不傳則罪在我耳故哀而刻之然不意當今世遂有賞音如門下者也袁中郎禮部天才秀出蚤年參究深契宗旨近復退就平實行履精嚴然不知者或指目爲恇罔而疑僕不宜

與游夫僕何人而敢與中郎游乎門下不以爲疑
又亟稱之有以仰見曠識玄覽高出於夫人今茲
而後僕且有援藉以信其至愚矣澹之一言乃入
道之梯磴療俗之神劑是非門下靈根夙秉雅韻
絕塵何以有此自古至聖大賢亦不過於世出世
間之事放得下澹得盡耳僕雖不敏請事斯言造
請無期祇深馳仰

與徐魯源先生二首

門下道德宗主齡小子伏聽而心儀有日矣昨歲
推新歸虎林辱儼然臨誨值騶馭之未右聞無緣
展謁負罪至今春間謀欲負篋泝江入婺一造道
席陳所懷抱庶幾稍決疑滯既已約舟矣而屬家
嚴有少疾坐是稍阻比聞新命內遷方入贊樞化
大爲斯道主盟恐田野踰伏此願遂乘耳

又

苦塊之中忽捧使命教誨拳切若未忘其鄙陋而
欲引之以明親之大道者荒迷哀疚不知所答不
孝孱夫也向者邂逅武林忻奉磔療每思不惰之

訓奉以不忘以爲此學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幾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攷自訟然儀刑日遠獨學增迷辰夕取舍皆末流影響之地過失愈多心神愈苦至若手足無措耳目皆蒙蓋不得其一宜其無清寧貞固之效也今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卽手足耳目都無所屬方思就正有道而忽枉來札豈勝踴躍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若其跡則自難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老先生勿慮也

與余少原直指

生伏處海濱無交游問訊若孤迥荒僻之人也門下杖節持斧遙遙在隴雲秦樹間爲民禦暴以身靡虎兕之牙角而不顧劬勞鞅掌不已於行乃猶存記病夫馳使遠詢自惟無以當之其亦不忘先人而推逮之乎生病而求安不能而廢棄不獨尺寸之能無可用世卽所謂恬淡枯寂跡雖類之而

實亦無有其競心躁氣鋤治之而愈多此斷斷不敢自欺欺人者也門下獎飾過甚至引署中先輩爲比披捧之餘慚汗交下夫幽莠嘉禾難逃朗鑒亦教之以景行之道耶敢不佩服令弟至性敦厚真可爲賢聖之質山陰士民甚安之所慚昏慵無以少佐萬一耳

與余山陰舜仲十首

偶入天衣山中一僮留家又隨馮進士以來使命辱於敝廬無以致命昨昨方達至稽裁謝罪甚罪

甚僕年四十時嘗括書記自警末云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四十見惡其終也已今又加四矣無聞如昨而見惡甚焉門下宜有以詔之乃盛其筐篚耶拜賜過侈彌增其媿貴同年將爲館人煩費昨爲數函托馮君以徧告江南諸孝廉當能垂聽耳體中比何似聞昨已視事惟節勞爲祝

又

門下方飲水視事乃數以僕累山陰耶謝謝僕生平耻爲虛讓實以母病欲披瀝以辭耳燈夕遣小

力比行期得請而止陽城爲司業生徒歸養者數十人未聞棄其親以爲人師者也何如何如

又

生病廢之夫但宜息影絕跡以安分義鄰封諸父母尚不敢以姓名自通況敢妄與人事耶越俗習爲詐諉或以贗書干請假帖送狀恐上官難察生又遠不及知人受其害罪將誰歸茲直指按越六邑明府當會郡惟門下一言道其誠悃令奸無所售生有以保其生平惠我多矣敢因使者布之不

既

又

入山中爲泉石留連遂不欲厠足城市久失造請知能亮之人生日力苦短而昏慵之氣積習深痼又不易除雖得靜地猶覺磨礪勁挺之難尚爲虛度光陰耳門下食祿縮綬一邑所倚命豈屑屑與枯槁者爭泉石之興味乃爲學哉堂皇之雜選簿領之勤劬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怠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燥心卽是習氣萌生處卽是

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卽得力時也僕非能之者聊若言鳥少助清聽耳朱銀臺之變甚爲金翁慮之然教我深切矣李先生廣大精密與之居殊有益聞有下士盛心甚善或乘城南有勘山地事借以入山尤便於請假也張世調入剡訪海老比得回字亟稱其襟韻虛恬衷類如一爲他日法門梁棟非溢言也翰軒遠還僕尚未伸一毛何煩佳惠肴果充庖藉手以觴老親不敢不拜

又

使君一棹途爲此山千古佳事不至勞乎君房所言還事也而關於直指不知憲臺清嚴禮絕信使不可以書投也門下有回東於彼希爲僕道此意幸幸暑月苦病涼片又多客故錢塘公之命未有以復旦夕當屬草草竟當呈教耳勲賢旣新而虛無一人大是缺事昨海老發論欲言于撫臺延屈李先生主教事于中蓋此祠廩餼甚饒所少者其人耳文成廟貌遺書業藉錢塘公以完誠得贊成

此事尤一方後學之幸也倘有使雨幸先事懲與之

又

昨送周丈至郭隨至文成祠一商估卽返此時煩
季聲報命故不復具啓耳撫臺發使之辰正李文
還館之日緣會甚巧但此事尚須斟酌周丈與撫
臺本指欲延之長住天真而僕意欲其往來吳越
爲不繫之身蓋先生老年慮在遠難爲給侍寢
或不安耳尚當請裁于門下也

昨筵甚罪罪別後月色極佳恨不少款道從坐白
石泥弄波償此清景也掾來得教知海老尚未健
令人憂念文成祠堂記非既避勞欲借建叩鐘發
其洪音一儆聾俗耳僕此中尚未快然其言終類
隔靴搔癢故以讓諸能者今海門丈旣以病辭而
離臺之行又遲速難定終當代勞敬拜命之辱見
臺使直道其故可也

又

令姊殆古所謂女士僕樂稱之敢不拜命第生傳
沒志文不相蒙請兩爲之十義乃順耳辱既已鄭
重矣決不可再煩令甥也沙壅水泛如人洩便俱
閉旦夕必殞適從山中歸見稻卧水中十畝而九
萬人咨嗟云三四日不退盡爲朽腐吳中雖赤地
然人無播種之費上有賜租之條未若吾越終歲
勤動喪功於垂成郡縣格於例而不得上聞朝廷
阻於時而不及收恤其爲危苦何可勝言聞聞
疏濬已有頭緒不知云何如幸而宣通望其速也
迤北一帶水道多有魚箔大能障水事亟矣願委
賢能佐貳蒞撤之倘夫卽通利下策惟有決海塘
如用芒硝大黃以治瘧症雖小有損可以活人今
三邑百萬民命仰望門下拯之拯之又在于旦僕
私謂校士雖鉅典比之救民緩急懸甚惟門下留
意幸幸

又

昨門下有事于湯祠甫徹俎沙輒崩壞牒水卽通
此精意冥感鬼神效順田收上者尚收六七通計

之可半獲小民庶免于流徙誰之力哉感服感服
决塘真下策往歲一開線道便衝潰而去水退雖
速修築亦艱此番泄水不多補直當亦易易今可
以舉事矣鄙言始近張皇然僕之筆民之口也牖
口潮淤不知何以善後使無臨渴掘井之憂想門
下當自有長策耳老母所患近迎杭醫陳君治之
不甚投後用一單方除附子之毒頗有捷效然熱
實而體虛難以久服今復時有增損殊甚用憂慮
屢屢垂問謝謝撫臺加惠真切吾儕氓士自當奮
力以從會約希門下卽時詳定呈報而王門亦自
當聽之但會時止供茶餅如曩日稽山書院之式
似充可繼幸與諸生年長經事者酌其中制有檄
報甘廷尉併希爲僕申謝聞代期尚遙此吾土之
福也

又

抄書七本奉納總名王門宗旨或名王門精訓惟
取其一倘有佳名不妨易也人知龍谿先生妙得
師傳而於緒山語殊濶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

于是把卷踴躍不覺爲之涉筆諸錄中一二長篇
亦有稍覺懶慢者似不妨裁省也容與海老再商
訂以復

答李大蘭二首

門下之書明白痛快真人人可知可行僕不敏雖
志於爲學而惰焉無聞門下豈閤其愚又憂其卽
於外教而思拯之耶僕雖至愚其不敢外人情棄
人倫以爲道則亦聞門下之說而信之久矣獨疑
所謂人者必非六尺之謂而舍六尺之軀何者爲

人哉夫疑而密求之至今夫得其說也易曰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不獨言物情而先以神明之德不獨言人
倫而加之以察何也且人倫人情從人而言之也
旣不知人亦不可以言察倫而類物情矣願門下
明指六尺之內六尺之外何者爲人僕願請事焉
又

昨荷佳招併辱大教草草布謝併有所請蓋以洪
鐘在懸稍資尺挺以叩發大聲用振聾聵耳繼得

長茂果杼妙蘊剴切詳明憂時淑世之意溢於言表不獨垂閔愚昧拯一人之迷謬而已是身之外果無所謂道形色之外果無天性物情之外果無神明此先聖下學上達殊塗一致之軌僕粗有聞而篤信之有日矣然非大教發明尚抱餘惑三讀來札霍然若汗敢不銘珮召命再至義難辭讓加以饑渴之懷亟願樞侍而翌日老母自外家歸僕將遠迎坐是復阻誠願豈緣分之淺耶道駕西遊旦夕且還托在里閭領教尚有日在也

與何奉寧親家二首

我翁居留曹挺挺自致不爲世俗浮湛而比者聞臨江新政又顯化導爲事何實嚴各適如此焦弱信好持論其於倫品儼且無虛美而獨稱門下有古人風範任事不阿出群語以新所聞更共忻忭也今天下殆非無事救時之傑將必有先三靈之奧旁通獨出者非我翁其誰哉齡新學晚進幸居散不關世事讀書講論且得賢師友差用自慰但鈍根劣器終無成立爲門下羞良莠之餘必有以

督誨之至祈至祈

又

敬同年朱令君之南也不敢無一辭以修候長者亦惟其愚鄙而無所嚮方庶幾門下不遺棄賜之數言之誨俾奉以周旋則所願望於大賢者亦已盈矣而門下所以寵與獎誘者甚非齡之實即欲黽勉以仰副萬一而懼其疲滿終無可幾且齡何敢以世俗之文望門下也過辱隆貺豈門下所以齡俗士而姑被以俗禮乎令郎聞已南歸舍外

之屋多復遺危疾念之憂悸何可已不識竟無他虞否也

與何越觀六首

臨郡人持尊札至良慰良慰弟因之有大喜者三都下郵傳二千石治績皆以尊公為絕倫一喜也舍妹劇病賴庇蔭以愈二喜也足下潛修養重定計於人所難持不為幾幸一得渴赴狂走之事是所謂三大喜也來諭云家居則多事客游復多病弟所謂靜處屏息藥餌自扶心清欲寡病亦福也

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病亦樂也勝僕僕多事
遠矣丈夫以爲何如若云株守一室作兒女子態第
竊以爲足下撝謙之過人顧識趣何如不甘作兒
女子自是大丈夫豈必以科名遲速爲意哉今束
帶躍馬而兒女子者何必少也如謂不然試質之
尊公何如

又

佳文秀捷言是如欲中醇耐食中蔗藕衣中玄黃
一見而連歲屯寒信有時命遲速之數然哉

生後力稍弱耳惟靜攝端居且停披覽以完力投
之當無留行矣臨場務博則不足守約則有餘故
不若取辦於本有之神用耳何如何如

又

長至前後氣候大段如春此客行之利也出關已
旬餘計可至淮陽間平日不慣陸行得無倦乎近
溪語錄已寫出共得八十葉無一語不精妙無一
字不緊切真人天之眼賢聖之腮我朝別無一事
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時其上者惟此種學問

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若得梓行甚是盛事龍溪亦嘗看出或并二家與趙大州李卓老合作三冊更妙龍溪語知者或悶卓老語不知者或嗔若并刻須擇其不悶不嗔者乞與尊公商之垂示諸不一

又

別後僅一致意非敢忘也人事匆冗日事應接暇卽倦耳比日不審奉親之餘能肆力本業否此事雖有命要以技之精孰得之精而不熟則瑕疵互

見往往取敗聞亦有幸得共或少年犀利之鋒耳家務多端誠難撥置然須吞空便者不容更以怠惰參之也弟杜門已數日不復更出矣秋風稍涼是鼓柁之候籬菊黃時當遂把手一笑此意少蹉跎便是兩年然揆之情事較爲穩妥也

又

吾丈以美材晚遇而眉宇闔無少戚戚之可見何襟度之超遠若是此必亨之券也入京知老親翁拂衣之事及詢令兄老伯云疏上時輒已先發豪

傑舉動卓偉堅決了無粘滯令人敬仰比都下事
益新奇非君子行志之日明矣甫至已爲南轅之
計夏間是合併期也

又

台山博大幽深鴈山奇峭森爽兼以蒼嶺仙都江
嶼南明之勝洞心悅目生平未有恨仁兄不同此
遊耳聞新構規模甚壯恭賀恭賀時詘舉羸雖吾
兄撫謙之語然多事多費時爲之亦自不易制度
未宏後可增改寮舍未備後可增設若造端太侈

才力難繼彼時所憂不但物力正恐身心交逼有
無量愁苦耳事已決定弟何敢阻撓但願詳加斟
酌可已者已之可減者減之可緩者需之使常有
餘財餘力勿以養心道言人至視至禱昨過嵎就
室中訪海門丈疾土屋方丈卽弟家臧獲所居亦
華於此深自愧慙以道德爲華美以宇泰爲寬宏
雖似老生迂談而審已量力亦世諦中要圖也

又

李北海天衣舊碑弟欲求雲間重學憲玄宰兄臨

寫一通勒石以補寺中墜典董丈性疎脫恐至忘
失將托張世調翰吉以往度新本速來舊亦靡失
耳明日且行希付來手此亦此山盛事也

答劉撫臺

家君平素居官清苦自將雖所在有蹟而心忘美
善之實口絕自喜之言雖家人父子間不得而聞
也數年前望齡曾托所親者乘間竊問一二未詳
者家君曰有是乎予忘之久矣蓋善不近名有而
不恃望齡小子無德而稱臣而姑掇拾聞見最著數

端以復明問云爾一任中書舍人二任南門道御史
時大將軍咸寧侯仇鸞怙寵通虜言之者多陷大
獄家君抗疏力詆之疏上時先大父爲武學教官
居京師聞之慮必獲罪見逮私買黑羊以待杖會
聖意涵納竟免於禍巡江巡倉事竣復命薦賢之
牘不受私謝張宮諭陽和時正附舟親見其事每
郡縣送書籍至必令於舫上抖擻方收入船宮諭
以此平生稱服清德屢爲生輩言之三任徽州府
知府家君平生宦績於徽州獨著難可縷數略具

思仁編中生祠建已三十餘年春秋祝釐有如一
日民過其下必揖拜亦設籤筮稽卜無不驗者徽
人商於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太俞安否間遇同
姓者必邀入爲具酒食殷勤致敬學齡數年前嘗
謁許少師於新安每出入街巷長幼夾路擁觀歡
呼讚歎其聲如沸父老咸過邸中羅拜有垂涕者
斯亦仁政之驗也其大端如採木之議募景藩之
夫露禱而獲隨車之雨祈夢而決趙彪之獄皆銘
於金石發之詞謠尤較著章顯者矣四任江西按

察副使兵備九江時有亂卒剽湖中勢日張家君
練兵湖口猝與賊遇親督戰擒之以功受賞景藩
出封奄校恃勢橫暴至執縣令囚船底家君令人
持憲牌若捕令論法者今乃得脫其應變類此五
任湖廣布政司叅政六任福建按察使皆未久七
補雲南八補廣東九陞山東右布政使皆未任十
任河南左布政使錢糧稱兌皆委官出入了不經
手宗室祿銀以時給發分毫無染離任之日囊橐
如洗十一陞太僕寺卿未任十二任應天府尹十

三任南京大理寺卿十四轉大理寺卿十五任工部右侍郎時王公鑑川爲刑部尚書見家君歎曰吾部中何可無此人也請於政府遂改刑部右侍郎俄轉左署部事江陵爲家君同年平居未嘗事私謁時當大審讞決精當及爰書成上之江陵曰吾向日以陶公廉吏耳不謂其才如此及陞南禮尚以爲殊擢也而家君處之自如弔賀之禮片紙不及江陵遂以爲大憾暮年致政歸家居撫按薦章凡四上左都御史吳公悟齋疏請優禮者舊奉

詔給廩六月米海內與是者不踰十人而浙中二人元洲張公與家君耳張公八十時已蒙兩院會疏存問前引其例尤爲精切也家君居官旣廉潔所得俸金未嘗爲私畜每遷官歸盡哀所餘付先伯父不留銖兩有所需及從伯父請之及之官河南時留家獨往田不滿數十畝貸粟而饑時有饑餒之憂與季父方伯共樓三楹投老十年寸椽無改其清貧略可知已

與某府尊

今歲亢旱太甚老人八十之年所未曾見仰惟仁
慮精勤虔禱屢應而甘澤未浹自初三以來苗愈
枯瘁加以數日不雨則闔邑千頃都爲白地矣今
日之策惟有急開高壩通東小江水入注內河庶
可半濟聞之鄉人初五六時江水平兩涯間今雖
稍落而十一日起潮秋月潮壯誠一導引不過數
日內河皆可充滿有水足恃農人易於爲力實今
者萬分緊要事也已丑之旱舍親康洲曾倡此議
而高壩將畢而雨適至以是復止蓋此壩起自嘉
年間此前原設內閘開閉瀦泄甚便於民今清水
閘見存惟不設板耳若因而修復旱則啓清水閘
以通於江潦則開三江閘以注於海雖有非時水
旱豈復爲慮此又仁臺百世不朽之烈也開壩之
事萬世同願間有一二異議者必壩上居民及富
家爲店屋者此輩獨以壩爲利故耳經久之策或
當徐議且請仁臺垂擇爲救時權宜小民懸命且
夕如救焚然緩恐無及但高壩係上虞地方應否
會同統希裁斷不悉

答潘鵬江同年

流浪湖山往而忘返者狂客事也使君公事既繁
賓客如市而能數枉于旄與狂者同其事鯁花味
月遂爲湖中一段佳話矣謝謝

答朱二如

往冬得良訊并近作之寄深慰離居且所指誨之
者疊疊不爲世俗詡人推慕之言而期之以大道
非吾兄僕安所聞之也僕未第時雅意淡素然於
此實未能無羨悅如熊蹯虎炙若當有奇味及

食之政是不殊蝦菜耳足下之才而取一名第甚
易然而羨悅之與僕異甚矣平居握冊長歎似渴
馬之赴飲并心合力語無旁出得與不得征營錯
迕足下視僕平時曾如是焦然者乎僕猶悔之兄
慎勿然人讀書則讀書爲舉業俳偶則舉業俳偶
召之試則應試而售官之則爲官不售則如初倦
厭之則已此非爲名欲富也蓋道固然者惟爲而
期欲而躁曰圖之不可復失矣是爲名欲富也僕
非欲足下緩名與富以爲遲速或制之急固無益

又非特無所益也甚嗜其得而重其失必且迎其術之肖得者而遠其術之肖失者得失固未有常術又或以得爲失失爲得凡世之詭遇倖成者人得挾持其陋以徙我而不勝其所師故吾鄉之士多有抉奇從蕪戒博守陋者其欲得甚也足下所示文古而邃質而有風尚其未至者有矣終不襲逕路舖人之餘如僕前所謂也然於此事恐未能泊如而深蹈僕之悔也故以爲規夫响响問寒燠好語相誇嫚者非僕與足下交義也何以復而

奉之

與商仲文

劉君至都得手訊新篇之寄固弟所日夕想望得一讀之者也亟索火盡夜持玩有以知足下功力專久而機之達也其退之所謂汨汨其來者歟夫人之將遇機必先動而文機實迎之得之也若不勞其深思之而書之手也讀而無抵於齒無梗於喉若其未嘗思者也理與心慣心與手熟而已矣足下之文殆近是歟來諭謂密林清室有以自樂

無慕乎世之所謂科名者足下今日文於取此宜
易而高曠澹蕩又如是是宜其文之所詣然耳然
弟猶懵懵自忘其鄙爲攻石於和氏亦仰見垂教
之心而不敢有藏匿不竭之意以自外也郎君作
文若何咄咄相迫足下固須策足避之矣

又

足下不得志於鄉國俯而游燕揮數百金蹠足首
路何至以簿領微文相難又足下至慎何以有此
夫將翔者伏將通者塞天意者其將通足下耶夫

亦天之甚惜足下才而去之異方以顯重其他徒
而撓之耶亦安知今之撓足下者不卽以文知足
下者乎事固非有他損不足過愁僕所深慮獨恐
足下見未宏值小拂逆或便大爲阻喪肝肺結轡
意緒坎廩甚至自遣不克鬱爲痰疾耳神龍之蟄
居屢蟲齧其鱗鬣皆足以苦之迨其乘雷挾電震
攝千里則愆然而化足下今所苦僅若屢蟲之一
齧慎無爲所憂但多幸多幸僕知兄善自愁故敢
以書寬譬不勝過謬亮我爲望

與蔡虛臺年兄

昨辱幣命獎飾殊甚廼知山林之多墜禮也會稽
望毘陵纔十舍溪澗之毛足以修敬缺焉無一介
之將又復數月矣江南淫潦異常方千里間野無
寸草聞上江亦復然不知小民何以及歲敵郡雖
小稔而米價且踊田間行有艱食之歎所恃明使
君在上勞來振救使不聚而爲盜如弟輩者皆得
安枕以樂共饑徼厚惠矣居今之世所以釀亂召
禍者靡事不有第少一凶歲爲之驅耳此真當事

者之憂也弟比歲多病兼以老母久卧牀蓐醫藥
無可恃日在懼中而妄語云云真婆不恤緯也
與莊年兄學憲

昨以先人卹錄事上恩主記伏荷垂答勤勤滿紙
雖手足之誼不啻焉古人云天下之大有二人知
已足以不恨仁丈知先君榮矣易名二字又何足
有無乎弟以客秋發舟武林膺初方入都下猥以
年資得隨例一轉但久廢田野忽入班著如後衣
冠如鳥鐘鼓非獨不樂又且駭而眩焉自惟一具

惰骨終須頓放間寂處耳三蜀文事日新歲盛仁
丈以秣林宗公主盟多士人地之宜莫是過焉甚
休甚休

答聶錢塘

天真鼎新講席再振前後出自明公甚盛舉也生
雖固陋敢不趨命第緣老母衰年久病寒熱如瘧
醫療百方有加無瘳生搯臂頻驚跣步難離李丈
所館纔隔十里亦經月不能陪侍況能遠涉濤江
厠身俎豆之列乎李丈今夏偶瘧血氣大損深以
跋履爲艱生再三將命方勉一趨召信宿卽返若
入城市事拜謁似尚未能也仰希垂亮

與王慕蓼太守

雙旌守杭蔽邑士人若去師保復臨父母喜可知
也山林疎惰竿牘時廢然每從順風薰被仁閭深
用浣慰末俗昏渝有位者棄其民爲不足教鞭箠
督責以求最課聞明公下車躬先德化諄諄然喻
之如諭其子乃知門下所以爲政亦猶師道也李
儲山丈反自吳又盛道明公垂教於逆旅抒寫肝

膈真所謂仁義之言此與當世綺言譁於人嚙嚙
出喉吻者又天壤矣忻服忻服

與劉乾陽

昨辱大教謹遣小价隨行爲僣從累多矣吾兄勁
節清風爲南北所歸伏亦復何慮第願絕口不言
閩事飲後慎言而已哀疚中不敢爲常禮餞贐之
文俱從疎略惟亮之

與某公祖

臺下寢塊之中復遘詰盆之變雖達齊莊叟而感

政亦不免也
即日郎君以手教至惻惻怡原之沒方爲其孤嫠

與錢伯濟丈三首

慮而夷度兄劄忽來得此金爲基本歲食其息可
以少濟北人交義有過南土矣天衣築室初意甚
銳而老母夏間多病不欲其子之遠去故有他卜
之議若李先生之必久留僕之必爲先生結廬故
無異心也室中疑有娠而春來每每泄漏今不漏

者二月餘矣而胎不甚長尚在有亡之間兄厚意
實心刻之夷度兄高才厚養如利刃之遊肯綮或
其求治太銳故覺其畏慎稍過耳少住自相服習
吾兄亦不須爲過慮也

又

連以不潔穢諸寶器念之媿悚雲門之遊甚欲追
侍但以遠出在邇須少處分今日遣婦還母家明
後日亦有薄冗但偵得諸丈還館卽趨命去海門
丈幸致意拄杖子今日用得著否

又

趙太常可謂退藏於密矣以丈弘毅何難及之弟
雖竊有思齊之志而弱植難奮奈何佳文平達自
是必售之器喜喜

與林泉叔

姪久居岩壑不及造請不審祠堂之議若何姪觀
古今忠臣義士成事業於國家者類不避勞怨不
恤誇議及功立義著向之畏事遠嫌者已泯泯若
腐草而此八獨名烈耿耿若金石之不磨向使國

無此人則非國家無此人則非家故任事立功之人國家之壞寧也其自信也必堅其自待也必厚豈小小口舌所能動哉老叔公勤敏練不獨吾宗所僅有亦他族所絕無近日之謗不足以欺童豎豈足以揜覆盛德搖惑明者老叔何爲芥蒂胸中損任事之氣哉

與我明弟

別後得來教具悉精銳之意間於南來者知一二進修之槩甚爲助喜學道無多子久兵難得人

生處熟此子熟處生此子自然合轍大慧老人斷不欺我吾輩心火熖熖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察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無始時來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盪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着倒一句無義語時時提起卽是念念放下之妙訣也愚近日依而行之深信舍此無法亦甚覺省力此是三教中了心

性的第一神丹一起直入的秘旨儘你自負見地
高妙的亦儘是用得着莫漫然以道理支分坐在
無事甲中令結習濃熟處益得其便以知見風吹
啗慾火送入鑊湯鑪炭中去也幸與諸弟姪共商
訂之

與幼美兄八首

入都後人事甫畢卽有文字之役制勅三百負人
各四五篇亦千餘篇矣精神索薄日不段給至三
月盡方得息肩攬鏡自照忽有數百莖白髮心亂

亦已無幾贏回顧空乏之處不知所用反患不足
竄兒得銚金輒不復歌弟似之矣都下得勝友數
人日逐會聚甚有益不意指日遂集乃噤不敢偶
語一二白眉先去爲望弟初指討差爲抽身之計
而朱相公苦心相規竟爾中止蓋暫假金馬門爲
避暑地耳入秋便圖乞身薄相之人官至宮僚千
足萬足惟已躬上事豪髮未曾夢見四十無聞言
之刺心豈宜以有限時日付之軟紅塵土中消歇

耶櫛山先生與越大有法緣而吾宗尤盛蓋自先
世來所未聞未見者老兄倡起之功大矣此事不
屬意與願究之圖之無負此番趨向也

又

得歲杪所寄手教甚慰護生是最上福田而苦無
生全之術雲棲大師創二池吳下頗倣而爲之然
穿池治垣地慳勞倍未有樹山爲藩疏石爲淵網
吾永辭靜深可樂如茲地者也曹溪曹山皆佛祖
隆化之跡名義偶同殆有夙記給孤流水二長者

而有所之矣菴名當如本願弟當求越中翰士
林象曹山護生菴五字奉上

又

圓悟老人語較妙喜殊平實吐心直示無一字覆
藏願精覽諦思之小叅法語書札尤易看也涼月
平湖葉舟凌泛佳事可繪亦復可詠梅水拜賜第
覓茶具求炭於市頗益勞耳小館獨坐恐炎月無
此涼處有佳况可過煎茗也

又

弟臆說耳然深信百姓日用處卽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卽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二也雨後定涼爽曹山之行敢借杖履

又

偕游已厚幸又煩爲具愧謝謝季君新作大佳讀之如舊識人久別復覩甚爲踴抃也

又

看花城南遂入南池從後嶺登秦望甚徑但恐天色未正雨暘未可定耳以風日佳卽往難豫擬也

下方酷熱此山風月涼爽如清秋無由分餉耳弟此與李先生共宿大殿一燈耿然先生中夜起坐達旦眠者何得自逸耶新閣何似去年夏月得避暑便是仙人不須他名利也

又

弟每歲飯食粗足猶半倚質錢乞貸方可度日若目前無收舉家且枵腹豈獨當爲邑人計乎前傳海塘已決茲辰族人宥於郡中見者云塘決卽爲

居人所塞以埋度之必開塘後水不甚行故地方
借潮患名以復壅耳古云千丈之堤潰於蟻穴如
隄穿溜注豈土人所復能施力耶適又移書會稽
令力陳艱危之勢請其親度要害喻居民以槩派
修築不煩以一夫半鑲之意想能見聽但不知有
益否耳

與一金禪師

老母久病醫藥鮮效惟有投誠 三寶以冀冥祐
而生心微力劣懼無以自宣仰惟大德慈福智願
示那俱邵庶資慈蔭有感必通輒敢冒昧以請極
知法體不任勞動幸勉強一行中間亦有權宜不
至過勞也再禱

欽定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

與姜養冲大叅

奉吳本如憲長

答皖城門生

奉羅澄溪兵部

答倪雨田太守

答閩中某學憲

答某方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左心源侍御 二首

與湯霍林中允

答史玉池先生

答李夢白公祖

答某門生

答陶不退廣文

答袁儀部

答耿常熟

答何士抑公祖 二首

與喻養初給諫

與陳廉厓都諫

與蕭九生給諫

答林瑞堂郡丞諸郎

與董玄宰年兄

謝劉叅戎

答諸暨令

與金稠原進士

與蕭若拙廣文

與嵯縣施令君

與夏鶴田都諫

與馮年兄

答程君房

答求墓銘友人

答張濬源丈

與朱石門親家

與新安某君

請與同館同年

與王咸所丈

答同館某兄

與四川藩司同年某丈

答吳曹州

奉劉右吾公祖

答錢仰山居士

答武林某丈

與某司李

答江西費生

與祁長洲爾光丈

答葛雲岳丈

與王董父 二首

答蘭亭兄

復爾質侄

登第後寄君爽弟書 五首

甲午入京寄君爽弟書 五首

辛丑入都寄君爽弟書 十五首

與焦弱侯年 二十七首 缺弟詩一首

歐菴集卷之十六

真如齋校梓

書

明會稽陶望崖歸德詩

與姜養冲大叅

僕病廢餘生萬事灰冷獨一念尊賢樂善之懷未
死耳雖巷絕車轍門無魚素而於海內所稱大賢
名友時亦儼介於夢寐遊談於神想每念家住海
壖身嬰沈痼當世失之抱恨終古恒用耿耿門下
操履類紫芝之倫鑒類有道任天下重惟恐不勝見
義勇為惟恐不及類魯連子僕向往高風積十餘

歲矣曩者友人王生登龍而歸盛言門下對語移
日拳拳乎有慕乎聖人之道怍怍乎若望而未見
也僕以是彌用欽服以爲今之士占一長居一善
若懷重寶躡峻岍往往負恃凌厲而不能釋門下
所韞藏而表著者體備乎古人行兼乎時儻而退
然不有獨繫心廣大之域冥神冲漠之表此豈以
一世豪傑自命者哉王生又言門下獎及固陋至
有溢美意者門下謬取其膚而未察其裏耶僕病
似隱拙似靜困而求通似志道者而其實無有年

近五十茫未有聞此不足畏者耳至驗諸心境之
交幽微之地卽所稱身心俱隱神跡等超者豈易
語耶是月王生復與其族子女學君過舍於是益
聞所未聞文學君又備述門下知春齒頰餘潤時
時及之念僕何人得此於有道者且媿且懼古人
有言重擔荷須有硬脊梁僕非敢自謂無志於道
也病在力軟氣弱耳若門下真所謂有力大人誠
奮然以大覺覺民爲已任則千古聖統端有賴矣
昔黃魯直早悟木犀因緣至後行黔南道中所疑

冰釋文成大業亦始基龍場竊以此爲門下今日
視如僕輩千百亦復何益然不敢不勉以累門下
知人之明也

奉吳本如憲長

越視寶婺不咫尺自病夫視之尚在天上也客夏
具狀走一力敬問起居行至蘭谿而返知道從以
入賀行矣蓋淪隱山谷耳目如有蒙之卽當途舉
動皆不聞也洪河之潤靡不漸被然外臺總憲校
鄰道尤親明湖鷺嶺野人杖笠旦發夕至於領教
更爲易易仄聞榮拜無任忻躍所尤幸者雲棲山
得大力外護一衆有賴夫名下難居雖甚盛德猶
懼不免言之可太息也

答皖城門生

足下妙年高才取科名如拾遺都試再不利天所
以大其器也然歲月易失進德修業欲及其時僕
所望於足下豈僅僅一南宮上第哉明其在已以
措諸天下此有本之學不可不勉也僕性昏惰數
年山中但成軒擲冉冉將五十言之增媿比以母

疾憂懼彌無佳抱龜勉湯藥差勝萬鍾耳得翰惠
深荷存記率爾附復念無以益子然子之鄉有吳
觀我先生在焉足下時往受教可也

奉羅澄溪兵部

使輶北上不知以何日入春明積資養望蠖屈而
龍變異乎古所謂郎潛者出擁節鉞以耆定邊徼
真旦夕事也先人立身清直家無餘資新安之政
庶幾召杜身沒既久謚典尚虛近有類補之議而
交游希絕恐無有能言其事者日望台從還朝爲
公論之主第不知尚及於事否耳

答倪雨田太守

翁丈宏猷遠局宜近處股肱地令緩急可恃賴者
海甸壯遊聊爲之兆然國家饑渴賢才之道不宜
爾也居常想珠厓絕境若三神山仙真所宅而謝
開美來言見翁丈家報備陳謠俗異乎所聞及拜
台札又見視民如傷憂勞鞅掌之盛旨蓋廉士酌
泉仁人求瘼宜若斯之勤耳弟辱劣且甚加以家
慈多病寢宿醫經藥裹之中况味可知身是鄧攸

翦絳夢蘭徒成虛語仰孤厚愛如何可言海南萬里遠辱垂惠紉結何敢忘使旋肅狀稱謝賢郎少年穎脫文價甚高併以爲賀諸不一一

答閩中某學憲

都門時飶至教媿粗浮之質不能微細請益求所謂精義無二者別後索處時有懲艾雖欲一聆藥石之論豈可得耶七閩文藪自見羅先生過化以來當有聞正學而興起者門下妙契師傅都作人之任如春陽敷布百藝具啓想多士蒸蒸化爲鄒

魯矣生比以母疾絲頓日侍牀幃間都無曩日樂聚之懷第此念耿耿未嘗暫忘每中夕興歎未知膠解冰釋在何日也門下何以教之慎軒兄數年山居獲終大事雖遵養時晦德施未光於罔極之思足以少慰比歲亦有數番音耗病後揮染適美如前體中當復大佳川越萬里合併何日抱茲酸苦逃虛谷中得來翰笑帝聞足音而喜但華藻工麗貺惠隆厚當之增慙耳

答某方伯

生逃虛中谷巷阻深轍地無鱗羽雖州里密近曠
不相接者於茲有年五羊仙嶠遙遙在萬里外瑤
華之章自天而墮下拜登受幸出意表門下人倫
冠冕清朝岳牧駿望隆於中外威德被於交廣獎
借生羽顧盼成價生雖冥愚尚識流品固亦有睎
驥之願焉常自念病廢支離無復人理所謂高霞
流潦天壤遐絕耳門下尚憶菰蒲中有若人乎中
心藏之何日可忘

與左心源侍御二首

猥陋之才濫司王命是以菅蒯緝龍衮也慙負何
可言仁丈忘其不肖而任使之又寬其瘵謬重以
使命祇厚其愧耳都下交友星散慎軒又發足去
矣可勝歎惘弟久作歸計卽旦夕暫留如失水魚
响沫無所其困槁無聊之狀難以言盡憲節何日
還朝翹跂以望庶幾得少聚首以慰寥寂耳

又

文宗勞苦百倍他職不審體中能堪任之不至頓
否懸切懸切弟身粗安而老母宿疾時舉瘦弱殊

甚杳無出山之想幸寄言慎軒兄命下卽行出處
語默不必同耳先人謚典久懸每念及不能寢食
茲部議類補而先人亦在議中倘此會一失後難
復圖矣所仰仗者全在吾兄希曲爲之地先志四
冊奉覽中間在南臺時劾咸寧侯至守徽之政其
郡人能言之官至八座而家纔數椽晚歲忤時相
以歸此其大者拳切之情匪可言盡鑒之鑒之

與湯霍林中允

先慈病痰火已二十年昨出都時便已羸劣至家
後臥疾幾殆纔存皮骨不孝辭官疏謂抑搔肢體
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噬指此實錄也容春逐
日作寒熱百方醫禱了無功效以至於盡悲哉不
孝孱人也生平無家室之歡兒女之緣辰夕惟瞻
奉慈顏扶持談笑以爲極樂今雖苟生無復生人
之適矣自惟放廢日久無塵芥裨助自効朝廷又
蒙疑議日新月盛撫已遭時豈宜復望恩典但先
人埋骨之地原出賜塋難以擅啓不得已遣力具
疏上聞有小東致曙谷商盤二兄求其轉白於中

堂及少宗伯處國家故實先臣微勞必不以予之不類遂廢舊章也祠司欲托王玄洲兄爲一言荒毀中不能多作東幸致鄙意本揭粗具一草須查近事一欵爲例此亦多有百凡皆仗指南諸不一

一
答史玉池先生

不肖初通籍時卽從同館生聞服高雅是時未知學不識同好之難求與大賢君子之不可失也沉焉不及請見是後數以病田居曠不聞問比與友人左景賢侍御會語極口稱道臺下擔荷之大畜德之純益忻然嚮往坐母疾繇痼依依牀第間無繇奮飛因以勉其門生張世調翰吉俾晉謁左右冀因傳習之餘服膺至教後世調再來備陳誨誘殷篤至連牀徹曙而其言論丰采亦復改觀有以見臺下過化之妙與拳拳接引後學盛心萬萬非不肖所能幾及也楮山丈強毅人也而不肖孱惰不前誠應病之藥故留之山中又得以盡聞臺下平日風指蓋不肖所以薰被德教者如是之厚而

猶未能以尺紙請益此亦屏情不前之一徵矣臺
下取人之弘與人之周損翰先及愧荷何似二友
至山值家慈病劇不及少致款曲亦復無緒錄舊
作呈教以報雅唱且憂擾中占謝不倫統惟原亮
不盡覩縷

答李夢白公祖

拜命以來念當走一力若上奉函稱謝併請益大
誨以開迷惑而淪隱慵惰遂循未果亦坐先慈久
病經營醫藥皇擾數歲意不及他今則喙息草上

中孃然苟活而已臺下不以爲罪再枉教之若眷
焉閔其愚而誘進之以道何幸何幸不孝根性鈍
昏雖志無岐慕而執泥過求失之逾遠哀苦之餘
差有放下處不敢自謂能信亦庶乎所謂知非而
能改者但無緣就正有道盡抉迷雲朗然天日耳
入都見中郎兄希爲致意日後相會或稍堪共語
也臺下妙契精深天材宏遠方當康濟時艱身勞
天下豈暇從沈冥之夫課魚鳥哉

答門生

昨袁禮部差人賁至公由深感存記先慈夙患痰
火去年加劇終歲迎醫問藥皇皇擾擾至冬杪火
勢稍退妄謂之瘥不知元氣與火俱盡矣獻歲頓
爾虛劣以至不救僕孱夫也恃母爲命田居無它
娛以養爲歡今已矣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向讀之
不知斯言之悲也使者遠辱言念風樹魚索之言
華詞豐貺祇益涕泗餘復何道哉大邑新政想見
休問惟嗇神葆和鳴絃無煩爲祝

答陶不退廣文

曩歲見昂甫於李先生座其眉睫沈沈然若重負
厚疾愁絕不堪者知其爲力叅士也龍湖龍去吾
黨各星散一方於菰蒲中再得手教及會昂甫談
曩日事悲慨之間獲此二喜慰林不能已已昂甫
言吾兄近況甚悉羸博後知似續事頗復習懷不
肖年邇知非此念灰矣近亦以冊命殷篤復有所
娶病軀不至爲累但累人耳先人祠事昨緣守者
告急詞意慨慷以大義相責不得已有欵令之牘
茲仗洪庇廟貌未改復省無交之求所得良厚也

答袁儀部

張世調翰吉三至會稽坐間數推服吾兄云守貞神澹朋儕中所僅見深切喜慰男子一具骨不帶些子俗氣方有立也南曹清暇正可讀書親善友想見德業日駸駸矣僕近以母疾沉篤日伏牀第殊無好懷至身外毀譽頗無所芥蒂也

答耿常熟

山中再蒙嘉招病守坏戶未及趨命而道從既被召北行青雲濁潦彌歎睽阻舍親邇長洲傳至教劄乃榮發百冗中見寄者仰知門下睠顧殷厚復甚於鄙人懷慕之私也侗初如淨器一遊虞山迺滿貯甘露以歸昨過會稽推服高雅不啻其口長安相聚幸益鑪冶而成之生異日由侗初以私淑餘教與操筆負墻壁有殊耶

答何士抑公祖二首

山澤之癯如枯株朽荻自明公蒞郡蒙被春陽以有生色軒車既返則小山之跡愈深都賜之遊幾絕矣以僕疎簡當明公優隆之遇持一鳥羽仰酬

山嶽又強效短才以贊鴻集狐裘羔袖爲懼滋多
豈期大雅含弘不遺僉細溫言厚意屢形簡札又
專使遠賁投以鉅編病悴之餘辰窻夕燈奉以卒
業幸至厚矣恭聞虞莫已終祥琴將屆不勝慰浣
彼此俱家食而仰煩損惠何以當此病中方卧巖
屋無以侑緘偶有見餽香藥者謹撤奉聊將微意
而已

又

明公勵精勤事越人類能述之而受詞爾雅於爰
書中具垂訓誥越人又類能誦之辱惠新刻遂觀
大全不獨教僕以文復詔之政事矣何幸何幸山
居無事披對大編如庇宇下且藉以緩懷人之憂
也諸不一一

與喻養初給諫

斯道之重惟有力大人能負荷之生賦質荏弱悠
悠忽忽故尤思弘毅之士而親就焉海門先生其
人也門下粹質剛腸法中龍象近聞叅詣日深擔
當愈力聞風立懦生與門下今日之謂矣山林退

藏不敢以名姓塵主記自是其分然違請益之義
爲媿滋大矣

與陳廉厓都諫

都門時接雅論受教甚渥病廢以來名姓淪落不
敢輒通主記又時卧巖壑三徑幾絕台車以使事
還里經過郡郭無從偵伺惟謹正之論孤峻之標
宣播朝野雖幽渫中時切仰慕耳先人生平斤斤
一節居南臺時抗疏觸權及守新安名比召杜至
今郡人能言之終忤楚相完名以歸貴爲六卿田

宅貧薄頗爲士論所予當請卹時偶值平湖陸太
宰被言之後謚典悲愼無以易名每自媿責行能
縣薄令先德不耀負罪沒齒然時時私望鄉黨賢
達有得諸聲氣臭味之間者庶表而錄之乎茲者
天子俯從部議修陸典發幽光而先人姓名亦廁
議中誠百世一時也夫予奪出自朝堂公評定於
鄉曲皆非子孫所敢于與獨念先人沒且十年知
交落落雖粉榆中亦有取其大節未悉其遺事者
隧志家乘或足以稍備采擇匿不以聞爲罪滋大

謹用二冊緘奉塵覽伏惟門下公以持衡恕以取
節九原可作一善必揚則先人朽骨將銘鏤盛德
無有窮盡其於世風士行亦有少裨矣

與蕭九生給諫

曩道從校士於浙辱報書詞旨殷殷如奉提誨不
審近況何似有同志幾人相咨擊手否若立朝之節
退讓之美時亦聞於空谷也弟心如漉灰無復餘
望惟先人易名一事久懸未定時切於中茲部議
類補而先人姓名尚在議中弟且喜且懼喜者謂

公存其得乘時闡發以慰泉下懼者恐處其
朝廷評品在衆君子之口皆非子孫所敢于與獨
念先人沒且十年雖生平大節未至湮沒而知交
亦已落落矣隧銘家乘稍足以備論世者采擇有
美不聞爲懼滋甚謹因便致諸記室先人生平以
操聞以度勝以爲郡獨著當亦仁兄所樂取士論
所不棄弟非敢私請也

答林瑞堂郡丞諸郎

尊公去敝邑士民莫不寃之冀其復來及去郡之日又莫不憂思之祝其復起乃竟不祿耶尊公所以連蹟者奇於天不獲於上耳其可以長逝而靡恨者則無愧於已無謗譏於小人也生雖再困會稽其沒也庶其爲桐鄉乎

與董玄宰年兄

昨吳門邂逅喜出意外病夫難後會欲爲吾兄爲一日留而不果當來之期知在何許耶楚村信奇兄茲遊如羽獵於雲夢之澤以縱心快意獲多中

雙爲遊戲三昧耳官場中打扮由人跳弄由我兄於此中有無芥蒂願實以告我弟支離如昔祭酒美官而苦無福分端坐受人拜揖幸而得辭依倚老母之前所謂飲水亦飽但年事蹉跎素絲在鬢生平所期猶如隔壁聽語惟苦心焦思中夜興歎難以訴人耳近始見紫栢老人語實有證據處恨當時不曾一覩其顏論今夏聞朗日亦坐脫去彼上人者故自不凡此衲滇人兄似未見之也久懷赤城鴈宕之奇茲秋之杪始荷策一往從永嘉江

溯惡溪眺仙都鼎湖而歸歸始半月夜夢猶時在
青冥之巔鴈山奇詭台山高廣不觀鴈無以知山
之變體也不觀台無以知山之富也恨吾兄在遠
無由仰同又恨無佳詠高文發揮靈秘奇繪妙翰
染濡烟雲爲山川羞耳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視
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耶近日課程可以告
兄者惟此然以已事不了漢從事遊走亦非分舉
動也

謝劉叅戎

生平慕劉葉孫胡諸君子之盛苟得踐石門苔已
爲厚幸況喬木千尋附以蘿菹豈夢想所敢望哉
猶子翁綠幸爲穠眉翁門婿又以髻毳賤息仰托
懿親儒生單儉榮連華閥大愧非分而夙昔景行
先詰之志藉以盡酬仙郡德門風謠淳固又得竊
其餘芬施於後裔其爲欣荷豈可云喻耶九鼎片
言敢忘洪造

答諸暨令

長安披對退而私喜今日乃見龔黃召杜於眉宇

之間生後古人不爲恨矣生枯羸愚鈍爲聖朝廢物退安隴畝棲宿具宜耕牧餘生尚煩邦君齒錄以愧以榮昔何生命楫於都賜張子通梁於東郭誠以風期遠契不以語默爲硜硜也明公赴召之辰願竊捫斯義道傍有斗笠而造者幸一爲停車焉

與金稠原進士

春間得吉報甚喜雙伏深僻不復有竿牘賀問之禮神交道契語默何間仰知門下不以此望僕也使者函書束幣千里遠貺寒夜擁絮冷坐忽覺煖煖門下神情迺上道韻聞然它日建樹必有可觀僕病廢早衰無用於世所望芳條偉幹擢秀天表令山林枯槁藉以生色耳

與蕭若拙廣文

曩者一再接道範於燕市至今懷仰不忘比從海門先生遊聞門下嚮學甚切任道甚勇以此彌願請益而僻居深岫無復緣會怒如朝饑靡以爲喻金君將命以使者辱敝廬獲捧來札慰甚慰甚然

所以獎引之者則過隆矣越自龍溪先生旣沒微言將隕賴海門丈復起而續之其行義矚然充足以重道而信於世故雲從之徒或不及往日而疑謗亦復寡矣生賦質暗弱染指於斯旣十餘歲而力不精猛坐成跌蹉百年幾半懷願未盈每中夕而興撫已慙惕屈子曰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名非我期但得此中快然庶可長暝每歌斯言不覺淚之丞睫也門下倘憐而發之復乎婁東客滿幸時惠遠書

與嵎縣施令君

昨接軒馭於郡邸兼屐大貺擬棹小艇赴鈴下修編戶之禮而辱纏善病屏處巖穴蹉跎無幾歲忽云暮卽尺書一介稽未及遣方負罪責豈期大雅含弘不遺疎遠華函厚幣儼然臨辱至藻麗之章撫謙之禮皆非閭左遺逸山林枯槁所敢仰承有媿汗而已禮宜修詞勒狀以答隆眷而偶嬰火病心氣虛劣輒率爾具謝併祈原宥溪冰行泮剡山如粧仙蓋行春常有以斗筮修謁隴陌之間者諸

不覲縷

與夏鶴田都諫

使槎遠出不久弟亦歸耕然仁兄受侮之狀時亦聞之獨計天道助順蹈海之行當夷於陸處耳復聞微有驚恐意不如此不足以盡大壑之景態供壯遊之記述耶世事轉眼卽休險夷順逆今置何許人情變幻譬諸大魚跋浪天吳駕風今噩夢已破寄之一笑而已來教縷縷具悉近況至伸於不爭尤兄汪度遠識迥出夷等敬服敬服弟支離日

甚老母舊苦痰火時時舉動漸至瘦弱老病相依迎醫療藥之外無足復言者三徑荒蕪遊從之侶竿牘之敬幾至停廢仁丈勞苦憂患之餘猶復記錄遠人緘儀遠問獎予過情深用媿汗弟之病廢亦不能而止者耳敢驕語貧賤自附於隱遯耶

與馮年兄

都市盍簪深蒙教愛病歸數載竿牘都廢雖懷仰時切而苦爲慵惰所奪久失裁候罪甚罪甚先人生平介特貴而益貧廉而不礪此仁丈所素悉也

曩請卹時值平湖陸太宰被言之後部中兢兢以謚號爲畏府雖旣允 朝論而猶移文本省致信鄉評業蒙撫按題報案候類覆蓋其慎也今舉曠典採公評而先人姓名幸厠議中此百世一時已然先人謝世十載去國之日滋久執友凋謝名行易泯非井里近密家世通好而又尊德樂善多識往行如仁吏者未必能舉其槩也夫都禮樂之司操權衡之任居其地又知其人弟非仁吏之望而誰望哉

答程君房

客歲湯太史致厚意職事填委愧未有以復也使者至再蒙佳訊重枉瑤篇何義之隆而詞之令乎自惟先君子之有一日於新安也至於今四十餘稔矣士大夫不以遠而遺棄之視僕依然若其昆季夫朱轡阜蓋而臨吏民者何郡無守而先人獨得此於貴郡哉每感風謠之厚輒欲泣下以僕之猥瑣其文詞無足采錄在門下宜知之稔然猶拳拳於使命者蓋先大夫之以也病餘久不爲詞

賦輒起筆書雜語七章以醅來貺博一筦而已

答求墓銘友人

屢辱手札與佳貺之及感佩何已令祖墓銘久滯
來諭聞以僕故遂愆吉日罪更深重僕本昧劣不
足以當委任而多事多病勉強詮述殊失倫次但
今爲傳誌文者奇浮蔓延務爲備密如畫生者嘴
距毛毳件件描摹總視反失真神兼千色人行詭
趨絕維其手作合成一種唐宋諸名家豈有是耶
僕雖不足言文而於今先祖誌中不敢爲煩悉語
猶此意也吾丈以爲然否

答張濬源丈

樂善如吾丈其所謂皇皇仁義者耶僕實慕之仰
之猥鄙之質不足以託交好河海容納謬蒙眷存
情禮殷重非可言謝入都後塵容俗狀遂疎裁候
秋仲湛然禪師至伏荷瑤札重以珍賜彌增其愧
後房佳音何似僕焦芽也不足復言而仁丈如竹
方苞如瓜方蔓又德以漑之禮以擾之何患種族
之不繁哉湛然見地超詣遍行天下當無其比今

居城外端坐著述此中名賢皆知皈信也知念之
附白

與朱石門親家

田居時均有縑經丘壟之戚跡遂踈遠比行過枉
車從執手數言復爾遠別念之悵然山陰自杜祁
公後二三百年川嶽之氣醞釀鬱積俛得而失者
復更數人而後濬發於太翁老師盛德大業曠世
相映不獨邑子末學徼藉光寵兩邑山川且賴以
吐露姿色况濫從華貫雖托師門如弟者哉但多
病潦倒天之所廢隨牒長安中數牽鄉夢夏間欲
假使命以便歸裝業有成言矣會老師入朝曲垂
敦譬至引大義以開蒙吝復爾中梃然性若野麋
如不任轡策何時事如此朝賢相聚惟有竊歎執
政柄輕責重正使臯夔比肩惟有調和補救之方
耳而世方持激切以劇上上下下之間殊未可旦夕
而浹也老師精誠洞格物望素歸須以積久自當
有不薦之乎耳

與新安某君

鄂祠之會喜出意表直以歸興已動不能久相周旋爲恨耳足下旣用詞賦成不朽之名而復操排比之文與寒生角尺寸竊謂非宜久矣何見事之晚乎袁中郎以禪廢詩復以律廢談禪僕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於詩甘取近代於禪甘居小乘所謂小兒法取小淺語真吾師僕之謂矣足下詞壇稍暇願稍留心反照何如

請告與同館同年

弟疴劣之狀諸兄所稔知至其精神尚悅筋力疲憊身所禁受口難言之況於他人故雖親愛如諸兄容未悉耳十年沈痼有加無瘳雖甚危脆而心安之者以習熟支吾未有新奇之症也比廼加以痰火眩暈每一發動屋壁皆傾嘗有食頃時瞽不知人老母驚憂至廢眠食自前月六日至今且逾月矣自念薄相無居官之福長安非養病之場惟有亟歸庶全性命弟自髮燥至於策名計其中間無一日非朝廷豢養入官歷俸不三四載叨濫今職區區之誠非敢自私其軀忘國家莫厚之恩

與中堂老先生庇覆栽培之德誠以災疾縈纏與身俱老舊痾未愈新病復嬰生理茫然圖效何日故復有此請耳苦情危狀口懇方悉但以枕席困頓難於久談輒爾陳控敢祈仁丈憐察轉達政府容令具疏乞歸犬馬餘年均出恩造臨紙懇切

與王咸所丈

荆溪風土清淑謠俗敦美士大夫卜居者多有適彼樂國之願仁丈鳴琴其間暇逸可知弟向有張公善卷之興秋間北行或以單舸造遊但恐爲地

主煩擾耳

答同館某兄

燕中得手教後隨抱病南歸繼丁荼苦而仁丈方翱翔東西地勢濶絕有懷悽悽無所托以宣布乾陽兄家僮還忽辱翰貺推惠先人閔念孤藐恍然若奉談論木天之下不自知其異地也因憶同人聚散十餘年間耳升沈之跡已不可勝道後此者知復何如况多病如弟者心灰形槁久矣惟有皈心至道以齊一幻夢放浪無垠而力不堅猛時苦

昏惰不知仁丈何術以鞭其後乎

與四川藩司同年某丈

弟病夫也通藉以後十九在山奉教之日至淺然
蘭薰醇味一著人鼻吻不可消歇有懷道愛未能
忘耳成都天府江山奇傑最於碑版弟時時夢遊
之今仁丈遂爲鈴閣下物矣昔右軍所致問者亦
願有聞焉弟親老身病終爲丘隴一夫倘旌麾可
借辱諸海陬是合併之期矣

答吳曹州

執牛頭而言香見琳琅而稱寶者非知難也爲知
者固異耳湖上之會何以殊此顧尚蒙齒錄耶燕
邸奉違忽再易歲暮月而可有以知仁丈法曹之
蹟矣計車千里之勞酒食三旬之困誰爲門下解
免者無言河伯不仁也猶枉翰儀猥施愚鄙得無
爲主計者勞乎

奉劉右吾公祖

古循良之政多得諸資具非關學也於臺下始見
學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

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
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能辦也生也幸得執管代
言將明 上所以崇顯循吏之意如畫工摹其父
兄而弟子稱其師宜其最工以肖乃求似而反疎
者固材識短淺將亦至愛難宣深誠莫飾有若天
海然而不可摹繪者乎愧之愧之里中學會獲徵
寵靈一振起之寧直諸士之幸文成遺緒實有弘
賴焉筆札之賜不敢當謹辭諸使者若佳覲則邦
君所以寵部民者不敢辭也

答錢仲山居士

學道無成輕涉世路正如膠舟適海僕弱根淺解
耳宜杜跡一息以求自信而浪爾輕試奉命祇役
於此境風所薄鷗輒搖動每中夜捫心而念曰學
人乃宜爾耶蓋未嘗不深悔痛責自恨其失計也
所冀迷途不遠急還初服耳高齋造謁飽諳道味
每懷仰不能去心鎖院中獲與次公共事顧無間
可奉詢近履忽得佳訊浣慰何喻大刻謹領試錄
二冊附呈正足供道眼一笑也

答武林某丈

昨冬初有傳台車卽發者倉猝遣候後始知傳者
謬也亟欲渡江圖一執別而性緩淫滯竟以不果
以疎節如弟當老丈高厚之誼如舉赫蹏藉拱璧
媿可知矣使至復荷腆惠奉函汗發跼踖無所洞
庭之遊尚缺其東兼靈巖光福之勝時入夢想花
時或能果此願則謁謝有日也

與某司李

舍親何檢校人賫致來訊知近候清攝已獲佳
爲慰真氣不强無過僕者而負茲伏枕之苦聖
無之其行徑大略如縛律僧耳足下居官旣劇惟
寡欲寡營稍足自勝若身心俱忙而傷性之斧相
尋未絕則大不可矣足下高朗絕群想久諳此理
也建州之問尚未至僕有侄唐卿春暮客豫章近
聞其遠遊南還至今未返足下所見者豈其人乎
理官清苦同年毛給事爲漢陽時自云拆錮而炊
何敢煩損餉也謝謝何檢校膏梁子未知宦理來
書藥石之訓敬已語其家人當不敢負也

答江西費生

今之爲儒者對仗帖括而已尚不知有詞賦而況其超乎觀足下之志不措夫今而游乎古不澤乎貌而單乎裏何年之壯而材之多也僕孱陋殊甚嗜僻而不逮古好談而不中實又纍然在疚何足以當足下之盛義雖然嘗謬以科舉之伎售矣以所知對而不知者闕焉其可也佳藁謹涉筆以答下問厚幣歸諸使者餘惠敬領荒毀中不爲長牋希聖亭 字甚

與祁長洲爾光

伯濟兄自吳歸辱手教拳拳且聞新猷卓偉仁聲藹然逮於上下連會賢郎詢知道體康勝勞瘁之餘神明加茂慰甚慰甚生孱鈍如昨年運而往徒抱憂慙幸楮山先生已於是月還館一孫偕來可以相依久住而撫臺甘公方欲迎至天真俾主教席恐終不能辭此雖盛事然先生尊年遠在江外甚非鄙心所安也人情興起似易持久實難生意但以春秋二時往會少住旬浹卽還會稽不獨者

年所宜於事體亦甚妥耳仁丈以爲何如

答葛雲岳

顏比部葉明經先後入都俱辱手教兼拜珍篇不
任感慰弟不揣量投身市朝如久放之馬忽就羈
控驚頓震軼步武都非回思剡中汎舟丈室笑語
之日殆若夢回而尋廣樂之響听失而追花洞之
踪恍然恨身世之迷謬矣卽擬拂衣言邁人事乖
舛輒爾滯留仰羨飛鳥俯媿游魚昔人之情宛然
見之明歲春夏之交將捧杖屐以從高躅冀山雲
一鑒此心耳知郎君有待試之喜秋戰先登直
走餘事曩歲文禁設而屢弛今茲似在必行苟句
字之疵願言悉慎此不佞裏言也

與王董父二首

昨入武林甚苦河隘仁兄以鄰邑士人慨然倡此
義舉且神捷爾爾令人喜而且駭乃知投之以人
心所渴自無不雲合響應者也甚希有事鏤功金
石萬不可已去稿幸詳定乃可發石刻石者孫生
天衣僧走迎之至卽奉聞金剛經分寫佳甚但僕

短筆札不能與謂何

又

王門宗旨刻甚佳仁兄獨任其勞功豈尠淺不孝亦當爲致謝也鄭君嚮聞其向道不謂家庭至行復如此高奇令人仰讚無已已然非仁兄之闡揚與當事之旌卹其不終泯泯幾希矣辱論者獨不敢讓但廬中無撰述理或祥琴後事耳

答蘭亭兄

弟淺劣居恒所以自量甚審微家世餘澤偶而適會人地相負榮以爲忤迺辱千里垂眷儀翰遠存擘紙汗出洽背集踵伏惟鈍根褊幅素乏宏願兼以筋肉駑緩便狎泉石如野馬澤鹿難語印鸞之用驟見羈繫則奔逸橫決而老兄過望責以坐儲經綸豈所敢聞惟是孝標之瘠固難自祛區區夙懷頗亦欲總衆流之極致騁風雅之末塗而痲病見攻志厚力薄兀而羨陟祗足見姍耳且老兄在弟何敢談策勲列郡垂業縑素立功立言總於不朽來書所云良以自喻聞東南旱魃數千里無寸

穗墊溺之後尚未蘇息豈復堪此將謂楚地卽登
仰給有賴而齊安又如所聞奈何予遺之息寄命
良守黃民固無慮不知老兄何以計吳越也

復爾質侄

別後多事役閒空則嬾不自治遂無數字之間十
四弟來得手書愧謝愧謝世人終日誦聖賢書不
知聖賢爲何等入學是何等事反以資助利欲掩
飾過憊今得遇哲人知功名富貴外別有一項正
經事務所謂般若若有經耳之緣今日之聞熏卽他

日成聖成賢之本如一星火種斷有燎原之日莫
自輕也雖然有志丈夫豈肯姑待明日況來生來
劫之遠乎幸相與共勉之僕倦鳥也纔出林便圖
歸宿秋冬之間俟我爲池上之游耳

登第後寄君奭弟書五首

別來又逾兩月旅中惟有老父母在念他無所苦
也吾弟資性開朗吾無他憂惟以吾家世謹厚庶
幾漢之石氏獨爾兄稍不類每自尅責終不能改
嵇生謂讀莊老益重其過豈是故耶然中心甚惡

之不意吾弟殆甚金人白圭可爲良規居斯世者
惟重密可以免弟子之職尤以謙退爲本千里遺
書願少加意勉思此言何先生長者可法其談說
多有自得當虚心領受吾小時聽師講授草草都
謂瞭然掩卷之後了無所有今方知之已爲人所
忌憚不肯爲說復將何及弟當以此爲戒舉子之
義當先入體局調其氣脉使修短適節疎密得情
然後運之以新藻行之以古詞如人眉目鬚髮齒
不能具何暇議粉澤哉吾庚辰歲從太倉劉師受

其繩削及於痛哭是冬游京師諸名公便爾相許
正吾弟之年也勉之勉之恢拓之才而加以沉厚
茂不濟矣都下束帶縮綬而馳者多有十八九少
年勿復以昔日童心自處不勝倦倦

又

歲裏得信知弟已就姻殊慰旣已有室又處甥館
甚非髫年比須凡百謙謹爲上吾少無絕人之性
兼之弱稟縣力多病所攻展卷握筆日無幾何何
所超拔於世而遽叨謬至此然自惟可以爲弟程

法者亦頗有一端吾弟所知見吾平昔於世紛紛
澹貨利嗜慾少覺處之泊然博奕技術都無所解
恣心所念橫口所言鮮有旁及雖數月不講執經
歲不課文殊無束縛生澁之苦所以得有今事者
亦或由此吾弟明利過我而虛憍輕脫亦過之前
書懇懇可爲良規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爲體然必
鉤深極遠出之淺近若因循陋轍自稱捷徑一涉
熟爛不復可振救矣戒之戒之長兄旣南還當議
歸家共學作人贅婿而能不廢課業弟必不能如
我初集之後百冗具集直覺其苦不可支諸凡不
能悉

又

昨得吾弟所寄文值發書後意緒不佳又所期過
大瞪目展視不覺興沮肆筆譏評亦小甚矣後又
再三細看用心處亦甚多比舊年文頗見細妥深
念其故當是近來看浙江諸卷及宗師考卷慧於
投合遂不免失步耳但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
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

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及慕驚馬也凡事之
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
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
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
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
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
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
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
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

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旣披
啓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屢屢乎難
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范之工
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
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
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
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
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余雖不
足及此於中亦少有領略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

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
幾段成誦否此固蹇拙慵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
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又

吾弟以弱冠之年能強勉學問何慮不就而以年
長無成懼終身沒沒何志之銳而詞之甚也吾所
謂有志者似不然無務速成無躁未獲則可矣吾
年似弟時意見不廣其詞意亦大抵類弟然終無
益死以取敗後此惑少解平日隨分作課亦不思

項事得失之心已閒然矣其屬文信手填寫
無檢點顧望而反得所求此吾弟殷鑒不遠也既
得之後正復無大味讀書做人之事全未起于因
笑向時迷陋視一科名爲究竟地正如海師妄認
魚背謂是洲岬真可痛也吾弟聰明宜蚤悟蚤爲
勿似而兄也閉門造轍出門行萬里言科舉業者
何必京師乎學於四方者曰聞見在京師也之京
師者曰翰林也又取其有時名與其曹所推者則

其人吾見之矣其未必足以裨於吾弟也亦或然矣但善飲不必登糟丘能食不須倚屠門吾鄉多君子其有告吾弟以不足者即名師也舉爾謂爾者不以爾教者也不然則無以勝弟者也善爲文者自古以來凡數公爲舉子義者自明以來凡數公吾弟欲開拓見聞爲法程師匠豈有不足顧不肖耳大凡看人文字須知神表吾同年郝楚望諸作能投棄繩檢恣心橫口枯者必腹死者必活直透此幾何題可縛何世俗非譽可動哉題目元末

有擬者先輩諸公每每從我索題而我則昨年來題人也然亦須標數題以慰弟意時大雪手凍草草

又

近課何若稍得寓目於古人否吾向時爲流俗所誑誤意亦薄屠案以下文今略看之多所賞愜以此爲小進益吾弟讀古書能得其符會處千花萬草總出一杼則知白雲黃澤卽今山歌科斗篆籀法同行草尚何古文時義之別乎不通古而欲

襲今如拾人敗繒可作錦段否

甲午入京寄君奭弟書五首

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厭
平淡不爲政是不能耳來書云心厭時弊思力洗
之甚善但不可失之枯寂恐難動人目此是打門
瓦子亦不可大認真切忌舍奇麗而求平淡奇麗
不極則平淡不來也吾歸志本自未動足時已定
昨雖決去尚以一二友人戀戀難捨今袁伯修有
南補消息絕無粘帶矣水路亦緩到家或可暫在冬
仲但在此甚閒歸家後及患多事耳

又

最上一乘法門雖飽參者宿未肯信向我母向年
一讀壇經卽有領入處非夙具靈根豈能若此昔
張魏公母秦國夫人於大慧狗子無佛性語下得
豁然大悟故知此事本非難構讀書人聰明聞見
自塞自礙耳世尊法華會上止度得一龍女約而
言之只自信得自家及便是許多絡索只爲學者
無端捏恠不肯本色去所以三乘十二分教有種

種說不知者執爲實語轉以爲難大非諸佛祖接引本意也我母若直下信得自家是佛每日禮拜持呪與量柴數米俱是自己佛光明自己佛妙用無是無非無二無別只此便無生死便無涅槃便無凡夫便無諸佛矣吾弟可以此意時常宣說壇經外惟圓覺經直截明白弟可順文解說與母親聽之吾比來亦少進每看經語覺與舊大不同亦一驗也弟亦當努力精進三國演義所謂只許輸不許贏只許退後不許上前是參禪妙訣

又

近有一奇聞令弟知之蜀大宗伯李棠軒者長兄座主也去秋李公子應試成都未放榜先歸於山谷中遇一風道人攔馬首大言曰你不中你不中馬某已作解頭矣李不勝忿欲歐之道人笑謂曰你莫打我我會稽陶與齡也生惘然不知何故然素熟我名惟其相類歸以告宗伯公公曰嘻此吾南都所選士而今編修君之兄也死矣何以至此哉因大驚愕及開榜日李果黜而解元真馬某惟

哉恠哉豈吾兄真不死耶尸解而去耶死者形而有未嘗死者馭煙雲而遊八極耶人之所悲者死所慕者神仙之術死而仙是以天死易長生天死者其假而長生者其真也語至此悲矣而烏足悲哉此事同見者六七生而聞而傳者盡蜀中士大夫人人能言之也真耶妄耶人世浮幻豈可致詰形神兩僞夢覺非實長生短死俱爲寐語吾烏乎真吾悲喜哉然亦勿以語人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又

世人多言風水能爲禍福不可不竭人力吾不謂禍福之說爲妄而決決知其人力所不及買妾喻甚切吾又有一喻如舉子入場屋命運若利惟取悅主司兩目卽成進士矣若欲徧持所作盡有目者使皆譽而無譏天下當無一中選者況三百名耶新地惟當與一二知者決之不必博謀然覓一二真知者恐亦不得奈何奈何知其不可奈何則命也

吾近與袁伯修先輩及同好三四人遊從甚密雖未能了當大事而受益不淺且消釋拘累共逃於形骸禮數之外可謂極樂此事大段近時時於脚跟下體究必有曝然啐然之日若向外馳求與自生退屈豈有長進袁公亦言尚有不疑之疑須於虛空中大踏一步方纔淨盡此豈世俗儻侗禪耶此事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情解不知是無記故謂之向上一路不通凡聖豈是難是易進得退得的吾弟正月書勉我甚是而自安於不能知真妄生退屈也退屈者是沈萬三道貧妄認者是鴉愛子馳求者是東宮太子讀書應舉皆可笑也暇時於楞嚴圓覺當時時鑽研不可放過

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十五首

吾本嬾人投入鬧市百冗交集兼以代言之職應答不遑意甚苦之近東朝初建講讀俱應備官應補者五人而吾資序居首深懼不免若兼此任則勸講演綸一身兩役身心之瘁可以逆知奈何奈何慎軒諸人舊有講會其人率醇篤者但未見可

爲吾師資若已者處難得宏益亦可懼也

又

王性海已至此六七日矣此兄戒定成就又有譬地處不獨今日少比恐以前諸老未有及者卽見地相同而行履保任亦須讓之吾輩對之只有慙愧一時同會俱至誠君子然是未得第秀才以此前書有若已之恨若性海兄則不特過我且有天鳶地蚓之隔矣斷是及第後人矣恨吾弟不在此耳聞哀小修亦將到朋友之盛一時獨絕所苦者

又

卓吾先生雖非真悟正見而氣雄行潔生平學道之志甚堅但多口好奇遂構此禍當事者處之太重似非專爲一人卓老之不宜居通州僧吾輩之不宜居官也有逐我者旦夕卽行無之亦當圖抽

身之策大約不出此歲自顧身外之物已一無足戀獨分內事又斷非閑中所能了者昨與六休書學道之妨於官猶居官之妨於學兩妨而兩無就又不若專心勢利者猶有一成也此語良不欺弟當早晚待我於稽鏡之間耳王大行直是生知安行之流其於三學俱不習而利恐前生自果位中來不獨如戒公作子瞻也趙太常苦心既久新有發明大有自在處俱非吾輩可望其塵影者大行所見高於太常雖非大徹亦駸駸乎過真矣吾所苦心雜非深居屏緣必不可使有高官美譽泪没十年豈復堪料理耶近日功夫雖不專一而慚愧剋責之念頗真視官之有無覺不甚輕重於衷正好趁熱下力也

又

卓老之學似佛似魔吾輩所不能定要是世間奇特男子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棺而言者猶嘵嘵不已似此世界尚堪仕宦否慎軒已上病本得旨照舊供職隨與坊局諸公同時遷秩而吾亦在內

翰林官以五品爲尊吾外度形貌內揣材能斷斷乎可以止矣時下討冊封差十已有七八分可得第畏炎熱恐舟中難住當臨時消息也

又

昨會鄧定宇令兄詢知其孝友事因默愧恨若吾輩真粗人耳凡避勞好逸皆病之大者而向來反以爲佳此大錯也定老去時無大疾自寺中昇回端坐而瞑但口言大是奇事想是淨報現前與中卷奉勉其嗣子又八言造化已在吾手去留儘由得

近心源欲梓其遺書大似撒得開者生不無難費工夫故能如此耳

又

貧富雖有數存然吾不患貧患無以處貧與其貧者須有貧規模與貧內助卽顏氏之田亦足以給簞瓢而供祭祀矣室無菜婦抱茲苦心汝婦與四十官婦爲人儘柔和近有福而不能纖青照官則同若我又不足言今日罷官明日忍餓定然之理必當另打一小小規模碎人嫌惟度是長策耳

又

傳司業見地甚實同年中所無得采來意氣精猛
數倍深悔他時悠悠無成此件大膽亦不濟小心
亦不濟如羣盲共行雖有勇怯終不若眼明者便
利明眼人行路小心大膽俱不足言矣若向往而
惟怯擔當而鹵莽其病一也

又

自信一語極是極不是但自揣於生死上確然去
得目前覺上去得得失毀譽上去得不依恃也

夫不依恃六塵緣影空虛中自形自色方說得箇
信字耳宗風淪替極用心有得者亦祇是七成八
成性海行解甚妙一一公案商量輒可笑之甚不
知何故信乎不是小可法門也

又

此間諸人日以攻禪逐僧爲風力各行吾輩雖不
掛名禪章實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約携手而
去吾意輒欲先發而時人夏候舟中早毒易生疾
疫老母在堂識者僉云母重名輕挨至秋涼斷斷

行矣名場難入青山白水是吾故物閉門二三年
打併此事雖未必徹去亦有所成勝悠悠火宅中
多矣所惜者諸友皆一時之雋相聚無幾輒復散
去勝緣難合深足慨歎王性海已討差慎軒柱門
告病皆半月內行矣石梁太常泊墨池兵部大約
是秋間同發也王趙居處非遠後會尚長惟青已
子一分袂便是隔世可恨恨耳性海再與真吾與
向來一派大遠明歲渠約定至吳越弟與之自知
也

又

儒者之闢佛久矣最淺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既
昌言闢之矣卽最深如陽明龍溪之流恐人之議
其禪也而亦闢之又何惟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
道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名叛而實近也如陽明
龍溪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陽抑而陰扶也使陽
明不借言闢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
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明道雖真闢佛而儒
者之學亦因此一變其門人亦遂歸於佛矣二先

生者真有功於佛者乎吾輩只是無真參默識之力不能一刀兩段決了骨網爲可愧恨人言奚足惜耶

又

兩日前得淮府矣所患只是天熱儻不堪當於沿途覓可住處權止月餘九月到差所亦不遲也舊例是月盡題得旨卽行今須俟月初大都是端午後行矣來回不上一年跋涉可厭然以身以世以時事以親心以友義以便於學道以進退不終

日之幾皆宜速不宜緩又得乘傳而行免借驛馬郵傳皆便計也衰中卽勸我無出今始悔之劉幼安勸我韜聯今始信之然早能抽身猶不爲失策耳

又

吾計差中止擬入秋便作歸計第以慎軒尚未發去須索稍先後而四十孺人分婉在九月若待臨月以後恐又值寒候難於行動當另作計或且圖南轉旋爲隱遁此身一屬人只求退亦不甚易也

聞吾宗諸兄弟共立講會甚喜解悟之分前賢已
詳言之所謂死後活絕後甦方是真活欲寫中峰
錄內數篇寄同志者蓋吾輩之言不足取信此老
定不欺人試看之於今人硬差排良知者同否只
此見聞非見聞此關不易打破也

又

六七之交立舅與周寧字人連日行俱有長東語
意略備黃俱老已得請十一日出都城矣從此便
可杜門累足雖萬人如海若涸轍可憐然誰相與

吟咏者吾歸興終不減第歲裏外與去之名目俱
不可知弟勸我早歸極是而云須一一處分令各
得所則豈有歸日哉金陵山水清淑意樂居之姑
乞閒曹以南或中策也

又

黃宮庶至公安會六休兄弟云大穩實脫灑一番
疑後自當有一番著落也春間其家人夢石浦公
對乃翁言慎軒不至兒不行比及玉泉則葬有日
矣其二弟遂邀慎軒題主公安人比之范張真是

奇事吾三人者必空王劫前有香火情而會聚不
久輒爾分散生死契濶言之痛心海門先生及諸
社友佳否幸爲致意世間惟追德朋友是真餘悉
假僞正會時不可草草匆匆也

又

南轉事已與金老說定而近日轉移甚難閣中題
催徃徃不得報因循等待便違本情今於時勢可
以不去但念曩日於慎軒有言替之於義不可而
作意歸隱母親又不快悅親信友處之兩難惟日
夕南缺得出庶兩不相礙耳

與焦弱侯年兄二十七首

弟處夏來旱熱特甚科跣袒露如在鑊湯爐炭中
了無避法聞比土又大潦殊不均耳昨年從文字
意識少有知解便自慶快益傍他悟後人語話當
爲自己脚跟魔境相加果難得力今方懺悔求撥
逼一場獨力易退未有所向方甚欲依座下決擇
迷滯亦以家君之意不能違迂擬明春單車請闕
夏首或是把袂之日也聚首一年內共了此事庶

不負夙期耳

又

舍親茅遊擊所贖手札已至數日弟向擬於四月間往歛以待詩冊不至遂不成行今則迫暑雨病軀多畏不敢遠出即當遣小僮馳往爲壽秋爽徐行致諸兄意耳島夷遂爾反覆恐朝鮮遂不支則禍及全遼神京亦爲震動不知此局如何結款兄素有社稷之計當如何天下有事但賢豪者便須任其憂李伯紀起居注子卒能荷擔子兄莫謂史官小也弟病廢之人能計一身足矣然谷風震號焦鵲一枝正復難安兄所謂三竺六橋間說無生話豈易得耶

又

秋間曾附緘於刑部家兄計已上徹又不聞教心甚憐然知尊兄初歸多事且有婚娶事故不暇及耳弟以忠銘老師至杭渡江來謁已十餘日於湖上一月以來無時不在溪山間興味甚適而體亦告疲矣於老師處亦得動履之槩知道風甚暢嘉

慰嘉慰弟此事日來覺稍親切貧乞之人得少錢
鈔易於歡喜今亦類之往往亦自適也聞無念禪
師又在齋頭弟甚思一會今寓書期之其行止之
計全決於尊兄千萬懇懇一促其行弟此着非同
等閑也約定并祈先寄一言車從入燕當不遠
馬山之遊恐未可續惟手札垂誨可當一面耳西師
之捷甚可喜且國家得并慮以待東寇憂當緩也
山行方倦燈下草草寄報

又

吳鄭兩生行俱附小東計達主記弟初意原欲於
今春單車詣闕明歲却覓一差於一歲中往返然
後作長計耳蓋老親愛子常情自欲其仕宦熟計
非暫出不能久處故自去秋來此意甚決是後老
親有少疾輒欲止親疾愈督之嚴輒又欲行意中
起倒已至數四留連至今遂於是月六日戒行矣
行不二十里忽作寒熱停郡郭中幾旬日意猶俟
其平復然後就塗而孱弱之質小小作疾便覺不
支天氣既熱長路觸暑俱非病夫所宜老親雖欲

其出而見弟始出便病不能無憂遂聽其中止因念窮相生已定在家三年不病一行動病便隨之可一笑也本意欲卽具疏再請而遽爾爲之懼重拂親意舊例病限止於三年違則得罪弟欲再行須俟秋日而限止七月過是以罪行所不能也敢此請命於門下爲之揣量可否如九十之交至京可幸免罪譴則中秋邊圖作一出如其不可亦乞明示以便遣疏羅康老孫栢老李九老二座主弟皆有書兄試與一謀或可竟煩二兄與閣師一談否諸惟裁酌不宣

又

無念行時先君病勢已大減其始時作時止至彼時已有十餘夜好睡每頓進飯兩盂以爲可立起矣然久病積衰之人逼以酷暑痰氣忽大作喉間如潮弟自杭奔回勢已甚亟遂不可療延八日而逝時六月三日也痛出意外恨不卽死何可復言何可復言吳君遠來向在舍親張方伯家大見尊禮以暑候不可山行道未大行耳而忽起歸思弟

家遭此酷禍正需人之時吳君倘能再至實大幸也喪中貧乏之極不能有贈愧之愧之卓老安否未卽動足能好住否便中示之

又

昨舟中病餘強附數行於舍親何臨江間已徹矣村居旣僻無嬾惰之性杜足一室少有所聞遂不能嗣致書問殊恨恨也使輶何時歸秣陵常時曾聞文云有赤城鴈山之興冬天木脫正宜此遊不知能果然否弟退耕以來稍屏黜他嗜好雖古人

詩文心所極好者都不復到眼已亦絕不更作惟於老和尚舊冊子不能放過耳爲學之念覺漸歸一路於逆緣中素所最憂怖者覺亦不甚黏着惟此一大事不魯夢見思之心肺焦熱也師友旣遠偷心散念又死不得恐竟墮落負我文教誨儻假我一會賜之鉗槌或得待翰教詳示大指一二所深願也車從春暮必返都下二寇勢遽至此真田夫之憂吾丈不可自惜有足爲者幸爲當塗吐之大洲先生之志不可無也

又

老兄歸田以後知素業蕭然廼荷垂卹賴諸遠煩
賻贈感甚感甚弟遣此荼蓼無以爲情大事在卽
而宅兆未定且素日於此事了不究心雖稍事山
行正如白丁看字點畫尚昧况文理耶諸術家真
似聚訟令人眩惑聞繁昌吳生已再至當迎與謀
之耳卓吾先生行止若何靈樞在堂欲出不可何
緣法之慳至此耶近於本分事較安然不遇作家
鉗槌恐終是藥金然信力則稍稍克矣老兄窮窶
之後想當豁然幸有以教之忙苦中不能覩縷

又

茲有二張生者一名汝懋耶陽和宮諭予一名德
鑽舍弟外兄也俱新發心向道欲瞻風範兼求介
之於李先生聞先生與丈門風高峻謝絕一切賓
客稀得見者故屬弟先於主謁者然大菩薩不輕
初學不違拒衆生之願必不爾也丘墓事至今未
有下落初時只隨人說好便下手亂買今方事行
山畧辨形脉轉覺其難因知學道人亦如是耳近

况何如新有好消息否使中示知弟當助喜也

又

秋杪舍親有適留京者已附一紙是時方喜得堊地自謂斷在不疑數日後往芟草驗土竟得砂石遂爾中罷然向書所言形勢良不謬正坐穴口糊糗耳此事真如汎海日月愈多則去岸愈遠不知終竟若何老兄拳拳至懷徒有佩服而已周君忠信士也正使無一長亦樂與游處况其術本善所圖雖不成而實中於法蓋自力所能者不過令山

水與古法合耳其有不可知者豈凡耳目所及哉方別尋覓倚賴周君者其切而以思母急行貧乏中至不能爲之治裝愧此良友此後又如海中少導師愈無投止矣聞兄與卓師閉門不見一人此樂何如藏書刻完否當具紙價求印數冊也數日行山稍勞遂至下血書不盡意

又

久不得來信思渴可知弟比日惟卜地一事爲苦已既曹然而人之真了了者復鮮停柩兩期尚無

歸着且得譴於幽明矣所爲營營者絕無福利之
想第念水蟻之說不可不謹而求免二者必擇有
生氣有分合正是不易得奈何奈何卓師聞往濟
上何日可反南詢之約屢成誑罔念此媿恨慎軒
書來云丈近皈淨業極其精勤慎軒亦受戒持誦
甚力弟雖未受戒而行業畧如之可謂異地一心
矣在他生爲親近之津梁在今日爲助發之資具
願交勉焉弟閒時頗以古今詩集妄加校勘益信
何李諸人直是淺陋欲揀擇數篇以備一代之作
而難於下手乃知白沙荆川輩真可人也敝郡有
詩人名徐文長者詩文皆深契古法而詩尤妙其
雋朗或不及孫太初蒼老濶大大過之近方借力
外兄刻之奉一部上覽序文弟僭爲之復思爲小
傳於後而懶未就也

又

兄飽叅之後復邇耆宿猶有望道未見之憂况淺
劣怠惰如弟者哉往時妄語都緣心不切至今始
悔責但此一念不肯以淨業爲究竟似亦夙因爲

之卽欲強歇而不可且當繫作課寬作程一生再生會有徹頭日子也

又

吳山人及楚僧至再得手訊懃懃弟初意欲留無念至深秋同走白下而來僧將卓老命甚嚴且云時下有小不安旦夕便等想見弟更無詞稅留只得且聽其去比方以小事過杭本偕來爲湖山遊耳不意反送之行也家君年來已衰甚春初病作醫者謂老人血氣弱法宜補補之增劇勢殆不可

爲後以痰火治之始稍稍平復今眠食將如常時但神氣未清耳去歲郡縣以家君年逮八十爲白於撫按將修存問故事而當事者以弟家求懇失節遂置之高閣今又聞彼有好意以此復爲是行仰面看人殊非所願也卓老尊恙想亦小小西湖之遊固不敢望但以丈力攀挽得從容少時不至遽還龍湖則躬摳趨有日矣若目下則老親尚在床席勢萬萬不可耳世上眼珠小不能容人况南京尤聲利之場中間大儒老學崇正闢異以世教

自任者尤多恐安放卓老不下丈須善爲之計弟
意牛頭攝山諸處去城稍遠每處住幾時意厭倦
時輒易一處無令山神野鬼得知踪跡則卓老自
然得安或不遂興歸思也弟僻處如井底絕無好
人說話無念或可來幸爲從臾

又

弟近於古文詞頗能究知其得失而腹空手生殊
不能出之紙墨又多病之人打點已躬下事尚不
給何暇爲此第宿習難遣時一翻閱耳兄許與大

過然私常自念行年四十一無所成而稍稍畧有
窺見者絲毫皆兄教耳每與弟輩言之不任佩服
此非虜語也寄書者樓道人自董玄宰處來小菴
其人方外而酷喜世俗翰墨卷如牛腰一時名士
咸在而獨未曾至白下今索數字上謁其志在四
韻而已了無他望惟不靳贈言爲祝

又

初擬至金壇卽取道茅山會兄於天界雨花之間
懷之已久矣而行時兩以微疾擔延至九月二日

始能發舟迨今又復半月而始得償金壇之逋禮
則歲已漸晏迫於冰凍既奉老母以行徒走則非
衰年所任守凍又恐淹滯生老人之悶遂連夜趁
路去矣數年積抱無從傾吐豈勝悵惘惟兄丈爲
道爲世自愛情緣違順一切撥置勿以傷天和是
所祝也聞卓吾先生在潞河又慎軒與趙太常左
年兄俱痛切叅究綿弱之質庶得挾帶化柔而強
或在此行居燕一二歲思討一南缺以便侍教不
知機緣若何耳

又

郎君偕計來辱手教併拜佳貺謝謝老兄剛大端
凝生與道合肥遜以來日就夷粹弟雖生盲人亦
知增敬弟以已事未明已眼未豁故於真詣所臻
不能盡窺耳而老兄樵謙之過比爲溫雪不已過
乎今人喜言精進蹉過目前一着誠如尊教第別
來稍較知非而不能撒手無疑究其病根只是托
言精進而實未能徒有慙懼無着力處正好着力
古人所謂絕學無爲者正功夫最密處耳提話頭

做鈍功亦是爲知有人設若全不知有恐日用中亦提掇不起也知事理不二即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即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欲憶館中時老兄嘗爲痛言之今方知其深切也郎君高朗明利之資但患不能回頭耳動忍之後光景一新入都來遠寄郊寺澄懷虛泊深可嘉與弟每見輒効忠告蓋自附父執故拳拳爾策名在邇拘以纓紱自日就謹恪也弟病軀懶性無榮進之想時下方當杜門俟春夏之交以疾請去但老母在此家累甚多涉秋方敢登舟也歲杪事甚駭人處世如茲彌覺林壑之穩張台州便率爾附布惟不恡尺素有以終教之

又

郎君負瑰異之才唾手一第耳暫爾失利何足爲意郎觀其神色退藏詞旨誠惻日躋道域可望而

知斯足深喜也

又

弟居村僻其孤寂宜百倍通都而賓客沓來應接不暇病身殊以爲苦家慈尚須湯藥遠去不可而客見過者皆千里命駕意旣專篤復無峻絕之理正自耐煩而已學道雖非動靜竟以靜爲方便恐遂蹉跌遂成說食日夕憂惕不可言喻老丈何以教誨之

又

外家人自白下來捧劄示併蒙惠佳刻及恭簡公狀甚慰旋以來教併狀本寄海門兄矣恭簡任道之勇作人之盛新建遺緒至今日不墜者其功卓然在萬世海門兄嘗言身世所遭有三人決不容泯者其一卽耿先生也特以楊傳新沒欲稍需數歲續入之而并緩先生耳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陬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所示諸儒鳴道錄已托左侍御求於吳徹如處因遂板行之仁兄別有聞見更祈續示有舊帙封

寄使人不至散佚也新推想旦夕當下跂予望之
卽君聞已全愈何尚爾爾今復何似希報語之以
慰懸懸

又

妙峯禪師今之龍象也弟慕其道價有日矣及以
尊教至而弟方鼓枻入剡謁海門先生旣失秬候
復稽裁答念之悵然三復來翰知道力堅猛私切
羨仰第不審二郎君體中已平善否希示知以緩
馳念端月之杪與海門泛海禮補陀山相從再旬

其受其益到彼時問妙峰往來因緣頗悉其事海
上雖名利而兩寺比丘龍蛇混雜無利上人來者
又地處窮髮銅殿亦非所宜浙中台鄮同爲賢聖
道場而台爲內地華頂竒峻棟宇弗稱與海門謀
欲仗吾丈金湯之力仰屈上人一振智者之遺躅
專僧玉堂走迎玉堂者大智上足繼主海潮退隱
於台之石梁雖椎朴其願力足嘉也上人道化久
播西北所未暨者東土耳其倘惠然肯來弟且獲依
止咨扣往還於國清天姥之間又不勝私願耳

又

越有天衣寺者名蹟甚古懷禪師後祖燈相續者數代近廢而始復弟比來托跡於中巖谷幽深夏絕人境惟松風虫語相酬答而已廣州張文學者向從憨山游出嶺徧謁諸名流而來辱於此將別云塗從秣陵求一識道範以此函介紹昨朱平涵書來言次君病勢漸損比嘗益佳念之不去心便中幸以吉語見示天台僧所持劄教已領悉銅殿已有定處否妙師尚留白下耶寄語爲祝

又

仁兄召補後宜輒有新命何緩耶弟孱病復以家慈痰症數舉勢不可出幸而得請欣慰不勝今朝政方新聖天子改過不吝之勇同符成湯此正人彙進之時惜病廢不能從耳又失裁候亦不得動止之槩殊用懸懸郎君知己勿藥新愈後須萬分保護寄語爲祝有從弟與弟同庚其婦每患半產茲又娠矣因記仁兄處有保胎奇効方亟欲得之有便足入留京因爲奉求希即錄付即得男當名

兄姓也

又

昨蒙惠教併示禁方慰謝無已一官浮沉於仁兄何有而弟輩爲世道仰賴不覺扼掣三歎耳弟近頗知於省力處用力而終以昏惰虛棄光陰無緣時奉法言鞭駑雕朽念之惘然勿安每有書尺輒爲道仁兄斯邁之功不知可通一線以開蒙滯否又劉朱二兄書來每有高蹈之談弟謂何必廼爾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兩忘之爲佳也會間希以

尊意譬曉無故言去正是平地上骨堆耳前聞卽君疾良已尚未能起居卽近復何似便中寄慰張上舍家弟婦兄士之自好者因其入都附訊暑病不宣

又

往秋舍親吳生者曾以弟書上謁計無浮沈獻歲惟道體休茂昨聞春宮講席已膺妙選慶忭慶忭詞曹職事清冷反不若州郡之任可展寸効至於羽翼輔導養蒙正始固今日之根本啓他時之太

平則自宰相而下莫重於此官矣不知依樣講章
每日熟念一遍便了職事否弟猶記小學堂時挾
書聽先生講說席未穩已眼重欲睡矣雖聖賢英
朗不同凡愚然人情不遠感格慇懃令親而不嚴
喜而不厭在兄必有道也何如何如弟病劣之狀
兄所稔知老親年七十加七矣衰年多疾日異一
日弟雖甚不肖冒於利祿勢固不可出也新歲來
老親屢屢迫促又稍強健心亦私慰已定計欲於
三月中一行而數日前老親復生一便疽今雖少

安而多病若此爲子者是何心情能爲數千里之
遊乎四月後即當遣人具疏再請彼時另報凡百
求爲一周旋也無念上人去年歲暮時同袁玉蟠
兄弟雲遊西湖上既發方寄數字與弟竟失一會
至今恨恨兄若有信與相聞幸勸之適越蓋此中
殊寂寥無可談者甚思此禿耳曙谷兄前歲有東
見存而弟竟無一字報之罪何可言今又欲於小
价去時附緘問之祈兄爲寬限也

又

太和周君以華札至時七月三日也久不值使人
遂失報謝弟於此既茫然而性復懶惰復無佳師
卽術稍工者又多不情雖抱此憂苦而無可如何
老丈骨肉至誼乃代爲之謀慮交道之厚在古人
或有之不意於弟身得此於丈也襄事不遠封樹
粗畢卽當隱姓名微行詣兄叅法席之末一破疑
滯也恐煩垂念先此報知

又

五月初寄數字計已達弟此月覺賤體稍健遂有
新都之興至月盡時已約舟將發矣不幸寡嫂病
甚遂至不起歛葬賓客之事紛紛至今不得已令
小力賚書禮往已後數日矣銜命不恭罪甚罪甚
小力言老師尚健飲噉而步履則已不強然觀其
答家君與弟書文采爛然則心力尚在也與弟書
盛稱董米繪事以爲有南宮北苑之風諸什雄麗
山川生色令弟傳語爲謝其復同榜諸兄書附上
軸文併冊子小引皆如命僭爲之惟二公啓忙甚
不能作各列禮單寘書函內矣陳老先生手書至

已兩月俟劉乾陽行當作報病身不能依限求寬至明春具稿呈納會時善爲言之

又

六月終曾附往一信併許老師回柬一封奉上計能達矣比來未審道况何似弟孤僻無侶恐遂淪落不知何方以振拔之大約居家不如居官者數端而無朋友爲甚即有一二聰明有志堪與同學者而術業各殊不能常聚此外即求一間人相伴游走博奕亦不可得矣史事近已借得實錄檢出

冬底可下筆屬草功臣傳紀述似差易若賦役則大難措手所有會典會計皆不足倚仗蓋會計詳於數目而畧於典除會典尤草草所據者實錄而其利病恐亦未多及今且備訪各省通志以相考證不知能無大謬否病軀至夏輒大作劇入秋至冬氣候收斂稍有精力故須乘此了事退耕乃是求樂而負此大未完深爲糾纏也

又

弟別來行兩月始抵寒舍蓋臘之五日也道路間

既鮮便翼到後迫歲暮人事忽忽東趨西馳其爲
勞甚於燕居時每憶握手之歡餘興尚在耳目而
日月遽爾念之惘然第此番行動來往於期月中
離家既近故會聚之樂亦不甚劇兼以老親年往
多病爲別無幾形神頓殊娛侍之間重以憂念然
亦以此知速歸之非謬也春事漸佳身力粗健計
亦欲爲勝遊而山海之觀四環之未知所向然新
安之行決不可已且當從便道由西湖兩山徑陟
天目徜徉黃山絕頂而歸耳但以史事自縈殊妨
間居之樂奈何奈何湘山少墟海陽三兄忽有此
補甚可訝歎同館之在臺省者遂寂寥矣人生會
合不易諸凡當無惜追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